南皐集 地

疏 銘 記 墓誌

書 贊 上樑文

箴 序 祭文

共三

疏

辭正言疏

伏以臣以嶺外賤品倖竊科第而庸愚譾劣最居人下間司漫職亦難堪任　清朝進取實非始望矣適入都下纔垣　除旨特下於蓬舍淹伏之中庚牌儼臨光榮備至臣是何人而得此於　聖明之下也夫臺閣之任地望清峻苟非言議素著風裁可觀則固不足膺是任況如臣之百無肖似者何敢擬議而日事遑儌分義惶懍冒昧出肅粗伸叩謝之悃而一向仍蹲悚仄罙切且

臣近以風痰宿痾將攝失宜昏暈宛轉積有其日今方扶曳前行尋還故里而臺銜虛縻蠢動無路玆敢不避猥屑仰暴情實伏乞 聖明俯垂矜憐特賜鐫改俾得安意調病生還鄉第焉臣於乞免之章不宜攙及他說而顧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有懷無隱亦一道理之所當然故敢此尾陳伏惟 殿下少垂察焉臣竊伏惟斯道之培養莫大於重儒世敎之扶植專在於崇德自古明王哲辟莫不以是爲致治之本而至於我國家
列聖朝陶鑄之化卓越百王科目取士之外尤以隱逸爲貴苟或有修身樂道之士肥遯邱園德業行義有足

以矜式多士裨補風敎則生也禮遇之歿也襃崇之其所以激勸興發之道靡不用極猗我東方獨以禮義見重於天下者何莫非積累培養之化則在今日 殿下之所以行之者夫豈無其道哉惟 殿下法先王重儒崇德之義追 列聖貴貌禮賢之謨以振士風以扶世敎焉在昔宋臣之勉其君也有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臣雖至愚無聞獨不以 祖宗朝盛德事爲 殿下一誦之粗效其堯舜其君之忱乎於乎嶠南一方卽古所稱鄒魯之鄉而先賢輩出之地也 列聖朝眷遇之重顧當何如而挽近以來士風漸降前輩之典型莫追鄉

里之禮俗不復此莫非爲士者趨向之迷其方而亦恐
聖化之或有所未究於導率也方今　聖明在上羣
彥布下其於漸摩之方寧或小忽而臣不敢知崇儒重
道之政果無所一分未盡者乎臣生長遐外聞見謏陋
旣不能周知亦何敢妄言而但以臣之所見言之臣之
先師故逸掌令臣鄭宗魯身没二十年尚無貤　贈之
恩旣有前承旨臣姜世綸之侍講陳奏又有前叅判臣
柳台佐之疏請褒贈而事下廟堂迄無建白今日　朝廷
之事孰有先於崇奬激勸之政而經年閱歲尚今寢滯
者豈非斯文之闕典輿情之抑鬱者乎此臣之所以不

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以近事言之如故牧使臣柳雲
龍故叅議臣李象靖皆 賜峻秩以聳一方之瞻頌而
至於臣師 睿鑑已燭公議既鼓在 聖朝象賢之典
恐不當獨已也蓋臣之先師臣鄭宗魯故文莊公臣經
世之祀孫而淵源於先正臣文純公李滉之學乃間世
之醇儒昭代之逸民也其學問德業著自 先朝旌招
禮遇逈出凡常非假臣愚之言闡發其萬一而惟其致
知居敬之工發微闡幽之言一是考亭之旨訣允爲斯
文之宗匠故南士多士之論居常致恨於位不稱德不
能展布素蘊則今於身沒之後特施 優異之恩以樹

風聲培養士氣者是亦 殿下法 祖宗之一盛事也
且臣曾見竊以爲自古賢哲之任斯道者所貴乎立言
垂訓上有以羽翼前經下有以型範後學而今臣師之
所著述殆至百有餘卷菽粟之味淵海之文足以發揮
於聖經有功於吾道至若顔子一篇沉潛純粹之資博
文約禮之學默契於心徵四子之有傳慨復聖之獨闕
採輯成書所以發前人之未發也吁其造詣之深踐履
之篤如此卓異而湮沒草莽掩晦不章則前後兩臣之
所以陳請者盖亦全嶺之公議也伏願 殿下更加淵
思亟令回啓 貤贈而節惠之則豈不有光於 聖德

而裨益於世敎耶臣情切爲師不揆僭猥冒瀆崇嚴伏望 聖明恕其妄而察其愚不以人廢言憐臣無任瞻天仰 聖兢惶俟命之至謹昧死以 聞

批省疏具悉所陳令廟堂稟處爾其勿辭察職

書

上趙右相 寅永

拜退軒屛已歷屢月下懷慕仰與歲俱深伏未惟臘寒句體候神勞豈弟連享萬安不任區區伏禱之忱民國多釋夢卜允叶簡在爰立八域含生擧切霖雨之喜顧此藐末賤生托跡門下者尤不勝抃賀之私奎弼飮啄

隨分罔非下念攸暨而鄙殘弊剔手生政澁恐不副大
賚眷愛之至意也辭退後卽當替伻問候而自爾遷就
罷悚之極無辭仰白惟伏祝爲國神護體候康泰

答鄭日晉 象晋

月初俯覆迫切感荷春風多乖餘寒猶峭伏惟玆者靜
養動止幾曆新休仰慰且溯奎弼偶然一病跨歲支離
方欲邀醫試藥而其果不望之而走耶苦憐向所仰塵
自以爲不存皮膜披露赤素而誠未見孚辭不達意奎
有內愠回強之示還不勝愧恧狷滯莫回自私先入不
欲言則已旣有言自引則豈容渣滓於胸囊一邉而謬

爲恭敬假外面而飾虛禮哉座下誠賜疑之過也蓋其事端葛藤辭說枝蔓欲言則長矣欲辨則已忘之矣無寧不言不辨之爲自反之道也而來敎以徑庭過當自任而不辭有以見雅度謙虛不專在於責人之意也而又推及無似歷陳數條有所警發多荷不避尤覺僕僕既往都付浮雲不欲索言而蔽一言曰愚而不明拙於見事不能識深淺當語默而有以致之也聖人有言曰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當佩服是訓而又以仰復於座下也厠跡師門義重事一謂之欽慕則不敢辭焉而至於闡揚二字惡是何言也有其實而得其名則於僕

爲榮名實俱蔑而謬詡過當讀之未半不覺汗顏而發騂塵下於此不幾於失言矣乎寧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

答鄭仲素

本月二十三日承拜初二日惠書未坼先喜蓋審彼時經味有裕咀嚼英華鏗金不能侵困於清淨案上何等仰慰而書發已浹月曳切憧憧伏未惟辰下靜養動靜隨序衛重否夏切溯仰之至奎躅閉門蟄伏日與蚊蝇相爭無一善狀良覺此生之支離奈何滿紙教意愛人警人輸出赤悃先作[illegible]蝸之帀於渠分是甘而得此恭

責於當世之君子賢於虞仲翔遠矣以此而終亦復何
恨向日事非有自恃非欲反爾而偶爾濡筆者有大相
欺之道不但執事之俯覩爲之者亦不必自是而實出
於相信之過也然鄙之於樵翁以情以誼俱當何如日
暮道遠山仰無地以所事孔子事之者獨非樵翁與吾
執事乎以門外沒緊事致此些些說話者豈非自速好
事者之在傍竊笑乎弟意本自如是而今承示及樵翁
之意彼此自當氷釋而或有相劃可以笑罷也執事在
左牽右掣之地而以此覩之者尤可見無私於兩間而
披露寸赤之誼也不勝僕僕

答鄭仲素

逝者家兒之行自院而發時適撓剔未修寒暄之儀方切慊悵乃蒙不遐惠以德音滿紙輸情奉讀未半感愧交至細審比來經履動靜萬相重實叶仰祝奎弼向來西轡雖仲分義之篤一而七十殘年不自量則多矣三夏喫苦之餘倍覺衰瘁之日甚已極自憐而家仲以甚樣患數旬委席大勢似已而無以作力漸奄度日傷切悶慮所教披露亦素無以直諒倘非老兄愛人若己能如是乎不疊僕僕

與韓參判 鎮宋

秋初俯覆追作替面之翫而自我違候已歷累月恒庸悚悵伏未惟窮沍定省餘台體動止候以時增重遠溯且慰奎弼塊坐孤鄉無一善狀而近接家信未得全安且發鄉吾弊適足惱心公私悶歎無足奉道與尊渭陽老兄時時相對多慰孤寂而說及台座津津不已想耳邸齋而神與交矣替書問候許非不宿而坐此顏情羞池若是還切愧歎

上判書宗文 見載

自賤跡南下豈無西上之便而緣此顏情迄未能一字替候悚仄之極無辭自文歲聿垂窮寒威比酷伏未惟

政中體候神勞萬安南平續得音問而政履安重云耶種種伏儀無任下悰冢宰之職固是倘來不必區區慰賀而積歷之餘有此一伸仰認公議之猶在顧此賤末早托門下兼以族親之誼者其爲忻抃當如何哉第伏念銓政多擾篤老筋力茲有損署之時在遠伏慮實不後人惟伏望益恢公道顯拔幽滯無遺野賢使知與不知咸曰果不負乎日所期望云爾則非徒一世人士之幸惟此鰥生與有喜也奎窩塊守孤郵歛啄隨分而驛殘孽劇優成膏肓雖使華扁試手固當望之而走矧此百無當一無取之拙迂乎恐負向日辭退時俯教之眷

春悚歎曷極家督適因事入都可以晉拜軒下而仰白
情實矣惟伏祝爲國神護台候康謐

答沈叅判 英錫

德門禍變令胤寢即喪事悼惜之外夫復何言雖此風
榮貞疾久在床第而慈天所覆庶回陽春豈意積德之
門禍反隨之耶伏惟止慈鍾情悲疚沉痛無以自抑惟
伏望爲公爲私勉自寬譬無至過疚如何如何冬初自
無何奉拜先施俯問而迄未修謝悚歎迨爾伏未審窮
沍服中台體動止候連享康衛伏僕區區無任遠忱奎
弼一直勞碌而卸殘弊剔生受莫效惟 譴罰是俟而

已向書府托一接其人果知教意之不虛從此豈無源源之好耶惟伏望益加崇衛台候萬重

與判書宗人 群来

初秋進晤迨若夢境自我南來豈曰無便之路而一字替伸彼此俱闕有時起懷只勞神思伏未惟卽玆窮律台體動靜以時衛重所帶臺職知已蒙遞而山斗望重必不使退卧間區近日尙際何銜令胤宗侍近侯安吉想瀛館之直欲辭不得秋抄淸試此行以若公路難以叙私而遠晤之悵歷月靡弛第公之一字適爲湖人士之口碑期望之餘自不覺先喜人情固如是耶區區

慰賀不任之至奎弼勞碌依昨而自來殘鄙百孽蝟起
非拙手所可醫治其爲撓惱不下於雄鎭欲捨去則淺
於矯俗將淹留則公私無裨此所謂觸藩之羝羊進退
不能遂也只自悶歎家督有事西上必進拜軒下茲以
替伸惟望賜以德音以替一面千萬

與參議宗人 持普

初秋晋晤緣於忩劇乍奉旋別未免雷電心焉如結首
爲類回令座倘同此懷否耶秋盡冬徂歲華垂窮伏未
惟令體動靜以時崇衛而近帶何銜玉胤兄弟皆安侍
善課耶烱徹眉宇認非凡類看看可愛久猶難忘奎弼

殘祥誤人塊守孤郵公私無裨勞擾比甚觸藩之羊正爲此漢道也鶴橋宗丈銓長之銜縱認公議之不泯而大耋筋力將何以堪黜陟之苦也還切仰慮之至鄙之此卿便同聾睡得失無足關或可從傍仰白俾之歸卧蓬蓽優遊終年則是亦宗族之誼惟在俯諒之如何

與張省伯

坤位禮陟普慟雖極而　聖癒平復慶禮已成中外懽忭阻懷不須說以執事而爲此行耶在我無辭如奎斯白則自外一時之厄何足輕重於我而愛惜之間自不得不爲世道慨嘆也執事之投紱而南也時在東省不

能相聞及其甄復而西也未及書賀及此遣逐而速也又不能以尺紙慰唁雖緣地遠居僻魚鴈莫階而追惟平素實多孤負執事前日書中固踈情亦踈云者儘說道底今日之事也伏問旅居動靜神護茂膺益見髭髮之勝昔耶山川昔所遊賞道伯曾是親熟起處喫咳想無逐中齟齬之歎膚是慰賀不已奎弼居然賤藍掛數添一種種醜狀已作地上鬼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於分足矣更何有望外之念而惟有未灰心旋逐風搖搖於錦湖邊孤居几案之上也安得燃燈促膝攜手敘素如曩日在泮時之爲也咄咄幽唱 邦運無彊賀慶

仍疊渙恩之降可占不遠之復以是預慰而但未能卜
握叙在於何時不勝泄菀僭搆五七律各二疊以識言
外之意只道深情而已奚論句法之工拙耶覽後覆瓿
如何

答李元仁

國制普慟而 聖遑平復無彊惟休一別三載雲樹迢
遞尋常紙面之會豈曰無便而亦未得從心翹首西嘯
咄咄興懷日前出外歸惠墨函案忙手披讀字字情悃
宛如相對論討而恨未接故人面也況其責我起我皆
是知我愛我之言尤不勝僕僕起拜也細伏審至涇聯

棣勤靜衛重亂咸僉友侍彩增福阻餘好音過於此
惟善家餘慶仁者必後之訓彝之以理而爲執事仰祝
也季雖兒嫁女娶婦想不無心劃之勞擾而入世滋況
從此享有爲之仰慰且賀也奎涌自連歸後别無疾恙
之纏身而奄作卦數之翁鬼符不日自顧平生無一所
成爲蠹而止何莫非造物者處分安用戚戚爲也目下
日令合宜教兒課孫而此亦老矣有背於不倦之聖訓
良可愧歎惟以家仲無大添損晝宵相對出入與共是
可爲老而不死之幸也行汝兒祥日知其將迫尚未能
一灑情淚於靈帳而吾亦老矣越人之弔又奈可必情

禮俱缺其或哀之病未知何樣奇崇而若是之支離也生死俱可悲也弼既忝侍從禮當晉叅於慰賀之班而致身無力欲起還坐與兄一握竟失其便此心悵惘容有其既兄有明春南遊之意云有志者事竟成以是仰希也

答權彥綏

世之言交者見則喜不見則思久則忘滔滔者皆是也弟之南歸入則有一室之樂出則有宗戚知舊之歡豈若思不出此無待於外而一片心旋逐風搖搖於冀北雲樹之間向日之行汝對楸枰而爭手元仁彥綏左右

之間之以不虐之謔而時以酒詩暢其湮鬱沾沾其樂宛然在目不患而自患欲忘而不得適者一封琢緘自無何而轉到滿紙字字無非傾倒困慮古人信不欺我而斷金之喻實爲吾兩人道也家兒頃以隣戚不得已之事爲其所強起有踰嶺之行而轉到貴鄉曾是不意所以無一字候儀其爲惆悵如茹物未化乃執事不我以較而先施之斗覺弟之不忘吾兄不若吾兄之愛賤拙也仰審彌來動靜衛勝胤哥安侍而近有續絃之望所愛二日之症近得打疊彌天沴氣雷地所同而來示不及可想淸淨世界是爲可慰處也行兄之病一何支

離其療補之道必不如意只切傃念相別後出門無適是兄之向弟說到者而一嶺爲間難進莫來前路甚促好事未卜前去日月無非相戀之時何以則可續前遊而叙此懷也元仁兄花菱今春依舊回之句包得無限底意也味其詩會其旨不覺悵然興喟也奎弼飲啄與在連時無加減弟兄叔姪不至有故是爲一幸因勝棻之母得聞連驛之大槩今之蓮亭即古之竹樓不懼其朽古人先我言之聞知何益所懷千萬而信手而書紙窮而止所不言者惟在卮犀相照耳若有西上南下之便交相書問以爲未化前紙上之面如何如何如何

答黃穉臯

向者睡魔方濃當价叩門致書霧眼矇矓雖不能窮其全得之味而珠朗香動不覺清風之襲裾穉孫韋挾冊煩聒不能趂謝逋慢多矣日來靜俟夏若何雅體三篇何其奇且婉也淵然有古色鏘然有古音片辭咳唾適當尋常應酬儘知執事盡得詩家三昧之最適道乎策上駟而馳千里矣且松栢五章旨格具美皮膚脫落真香自露倘使列於三百篇之中必不入於夫子之刪矣儲在襟袖晨夕披誦以瀉胷中十丈煩惱而繼之以手舞足蹈也向前仰酬諸篇慕效於古人者竟不能一毛

似驥悉索弊賦以供咸陽之徭而瓶罄杼竭猶患其不能支也卞卓之勇方懼為士之笑而來示張皇說去皆是笑貌之恭敬末朋之箴似不當如是也面契之極還為之介介也永寫倡和之教以是消遣缺界光陰不猶賢乎實吾輩之勝事而三戶之楚何能敵百二之秦耶楮磬毫禿還為此漢之幸也前韻和呈而醜拙畢露無足掛眼聊以記懷而已而且恐被人之咻笑覽後覆瓿如何

答黃稺鶴

嚮書祗以道故人戀戀愛惜之情不敢望瓊琚之惠而

迺者執事者不我以遐跡重左墨帶雨而至滿紙纏綣何莫非流出悃愊來頤此無似何以得此於高明也三復十回不覺惱吝之頓釋也仰審兄候起居履玆萬勝胤友侍彩佳迪既慰且賀奎弼一味勞碌而家兒西轡已久科日又過而尚且無聲望外之念不可期而倘無顛仆於跋涉之中耶泄鬱欲病瑒屋之得喪浮雲果如所教自有吾人自在之樂上友千古交善一鄉淡然心天自無陰掩之交矣世之雌黃人之侮慢何關於我哉第恐人心不古澆薄轉甚風波起於一言之不合耳執事之近日横被不可謂執事之不自取此不可以善傳

也後豈無從容攄盡耶俯諒而恕此狂妄焉隔溪相望
奉際未卜遲速臨紙尤悵

答李汝準

自我西爲阻晤歲周懷仰想一般矣由歸之日僴友委
顧袖致左墨口詢眼閱怳若促席伏審彼時諸節而向
後日氣寒溫無常更未惟間養起處崇衛子舍穩侍否
區區仰傃奎弼弊号殘鄙百務惱心已極自憐而歲不
我與奄作過甲之人從此向北卬不遠向日小爵兒曹
實不知渠翁悲痛之倍果有賓友之速而好我如執事
者虛此上賓之座衰老筋力難於觸冒然其爲悵缺歷

日曆己明春間方擬浩歸此計若遂則可以追遊如昔日之爲耳痛是自慰

答李汝準

在湖三載嶺限東西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迨我南還地是崇朝而又遠奉握雖此病卧涔寂中耿耿一念未嘗不懸懸卽於匪意左墨轉到圭復以回旣若沉痾之袪體伏審新朝靜養動靜萬衛僴友安迪此歲好音莫大於是區區仰慰奎弼耳痛之症轉成毒丹延及全面良可苦憐眼霧頭童同病之憐而一年二年曉星無幾吾輩之所以源源相從以送餘日豈非區區之願幸勿以

此漢之年下而外之置之從遊之末則尤何幸

與李汝準

向日龍寺之遊得與遠近親知做穩又奉執事於濶別之餘一舉而二喜並實一年勝事而陽亭分張之悵想一般矣流金鑠人無身外一念惟有未灰片旋搖搖於湖上雲樹之間也伏未惟辰下謫中動靜不瑕為炎酷所侵損胤友侍彩安勝耶仰溯區區奎弼病暑涔涔無一分生意而家仲偶患臂痛委席已屢日傷悶旱炎可謂古無未知天意將盡劉而後已耶貴中稍有水源作何許區界耶只切同人之憂也各坐衰暮離進莫來未

免人遊之歎吾兄尚如此懷否耶不覺凡臨風冲冲

答李孟實

自我西寄懷徒一心如水東下豈曰無過嶺便信而坐在僻忽親知間相問未能如情徒切秋水宛在之悵雁意華墨轉到可感不較而猶此記存也恭審定省餘起居萬重仰傃區區之至奎弼爲形所役拋棄自家自在之眞樂旅遊一載無得有喪且繁冗事事足令催老而添白日後相對安得免窮哉者之憐惜也耶近聞家信憂戚連仍無一好光景是亦爲在外老懷之傷悶處也鄕約之久停講會殆涉無實虛帶任名大是悶事又待

僉丈老公議賜免而尚此寂然實未知其故也以此意仰稟于春府丈今冬議爲之所則苟幸多矣留財分屬執綱則有何遺劃之端而亦不可不自士友看擬出納諒之如何重違所任名亦如鄉約之虛帶悶不可言而惟托之得人用是自寬實仲兄遭故不勝驚愕而尤爲此所之不幸也不可不備員故因便薦送耳瓊琚之投尤覺情愛所到昭來香生頓令提醒而但遣意殆於不倫可惜左右之失言也以拙語續呈可愧狗尾之嬾也

答李孟實

阻晤久方切瞻詠匪意承書恭審旆住院中起居清

勝而春府丈宿患漸臻差日之慶仰慰區區奎弼憒陸
依昨目下瑣瑣何足煩道耶院宇修理係是不可已之
事而每事例多踰於所料是可悶也且辦財董丁獨任
賢者之勞雖曰老病見恕而其為不安則多矣材瓦用
餘太多不可不結解於擔看之手而所示三件事豈非
太浩乎惟在量出之如何而多年費心葆長者因此掃
盡則不啻吾輩得無緫之譏後來不量所用之當否而
只知留財之用盡是可懼也役丁不可不餽而庫無所
存則辦償之外有何道耶坐在局外者必多錯料惟在
盛量之如何

答李孟實

月前奉晤猶恨草草卽於匪意拜書怳若復續謹審旅
履晏重因公賈苦跨月滯外奉下情私之悶迫焉得不
如來諭第伏問堂上調候漸收翌日之效是用仰慰奎
弼傺昨憒憒外何煩道院字隨毀隨補其功有倍於漸
造倘非左右拋私爲公之誠焉能若是勤着耶非獨有
辭於今人大有光於前人如某者虛滯其任坐得一體
之名非幸伊愧也所費之夥然便是短袖之長舞是可
悶也旣是爲院之財則於院當用之地豈可計所入多
少況已張之舞耶䟽工定在明日云欲因此要覩是所

顧也業以向劃不能自外而所騎適乡之將奈何然而前諾不可背起送驅奴則當進去耳

與黃瀾朴氏門中 代宗中作

竊念彼此於莫重莫大之事不可以一疑字看之於心肚之間而長后事愈久而愈覺其惑貴門則猶僞謂眞疑鄙等之或有不直鄙門則不能強其所不知而疑貴門之執迷不悟實不勝憂歎爲楚之地不以忠告而徒事非議之紛然以致大節之紕謬則大非相悉之道而自歸於誤人之科也茲以赤心仰暴幸加採納焉自龍蛇之後士夫家之失先世墓地者比比焉亂定之後或

有因家乘之有傳而奉審之或有因表誌之不朽而尋
覔之此則間有而不常有也貫中墓所之失傳殆過三
百許年而今乃生於三百年之後既無家牒之的示又
無表誌之明驗而遽然指某塚爲先墓則實非審愼傳
疑之道而有乖於義誼之至當事體之鄭重也貫中之
倚以爲重信而無疑者卽曰鄙宗年少妄率之口墓直
無稽之言也已藉令吾宗老少皆曰信然一壑民庶亦
云無疑此非當日見而知之之人則不當以此準信其
在貫中十分愼重之道必也見十分可信之蹟而後可
以言先墳可以解衆惑可以慰神道而爲識說所蒙蔽

終始執拗不自覺察徒急於先墓之爲可尋而不知他塚之爲可疑轉惑於妄舌之爲不欺而不知直言之爲可信實非所望於崇尚禮義之盛門也第有一言之昭昭可證者更願僉尊虛心息怒裁之以義理焉鄙先祖司直公仕宦於輦轂之下避燕山朝乙丑南下時已過中身矣享年七十九而有九子女尊先祖妣夫人序居其二此則載錄於鄙等世譜者也推是細究宛如今日之耳目噫僉尊必以繼葬於親墓下爲言者事故相尋不得返葬而繼葬親墓者世或有之鄙等亦不必謂之必無其理而以理推之女之没在於親没之後而葬於

親墓之下可以言繼葬而吾祖享年年紀自在則尊先祖妣青年之夫必在於吾祖在世之日將繼葬於何地乎成婚後未及于歸而因爲不幸卽僉尊世傳之言以此推之其葬之不以繼可知矣繼葬云者是則青年之夭非也青年之夭是則繼葬云者非也此必無兩是之理也且人家婚嫁多在於親年五十六十之前則豈有年將八十而始婚第二女之理乎必欲實繼葬之言強以爲隨親南下始克成醮遽遭親喪而且又不幸同時繼葬云爾然則親年七十九棄世之時已爲六十歲老人矣世豈有六十婦人始婚之理乎以時而考之以年

而詐之僉尊所謂繼奠者豈非千萬不近之說乎億以
鄙莘之意兩家先祖在京之日旭鴈始朝因卽不幸而
幾歲後始爲南下尊先祖妣墳墓必在漢北而子孫遠
居於半千里之外不能逐年省拜而一世二世因爲失
傳也無疑矣因此而又有昭昭可證者商山之於黃溪
雖云孫道長石之於貴庄才一舍餘其來甚去優在一
日之內也尊先祖妣雖大而有繼配之子孫則必不以
非血屬而誠踈也若䌸葬於親墓則一舍之地豈有不
聞不知之理乎歷世不展拜之理乎若傳子傳孫不替
其誠則雖百世之遠卽不朽之表不腐之誌而無事於

覩聞之可記矣今欲借他人無稽昆季之言以爲驗而
無所審愼則鄙等竊不能無疑於貪執事之此擧也且
兩家先故前有舅甥之親繼而有中表之誼雖曰義結
之親其情豈有間也哉以鄙先而言出嫁女之青年夭
折尤加矜憐必詳指墳墓所在而使之不廢展省俾不
作無主之墓也以尊先祖而言必訪問親墓所在而逐
歲拜奠以盡不逮之誠若爾則以耳目相傳於家而自
無干餘世失傳之患矣此豈非貴先墓之不在長居之
昭昭之證在乎禮曰無實言語言語之微細猶不身質
況於莫重莫大之先墓乎又曰疑事無質自前之疑猶

戒無貸況諔之於至幽至冥許久許遠地中之事乎爲
靑中計墓如開其塚搜其中若得可信之幽誌或見可
憑之證左則心可以决疑可以釋豁然大同宛然如白
日之中天夫孰曰不可而何苦捨此至易至當之道指
西爲東苟且顚錯增疑於兩家招人之多口哉實爲慨
惜聞靑中之言曰旣爲瞻拜自今以後雖他人之塚吾
則以爲先墓雖擧世皆以爲非吾則以爲是噫此何言
也此何言也虧損事體莫此言若也夫禛盡人之像也
雖全體皆是而一毛一指之微或有不相似則非其人
也卽是僞耳坐在三百年之後將欲證明於三百年以

前之事而無表無誌又無一片憑信之家乘而藉一二人無稽妄率之口比之模像其乖謬僞舛不翅一毛一指之錯而卽全體皆非也直任億見而斷而行之其可曰可乎以貴宗之鄭重僉尊之謹慎胡不思之甚也貴中之强鑒而爲此過擧者吾知之矣必由於當初一二員瞻拜之故而其失有大於此者則似此細節不過齒決之問而便同緦功之察也何足爲嫌而自小也耶鄙聖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更其時驟聞而喜甚不覺當時折腰之擧而及其日久旋覺其非旣而幡然捨非從是則此所謂日月之更而無損於明豈不尤有光

於不悍改不自有之盛也耶一時折腰之羞小且輕百世不沫之辱大且重強欲遂非循枉以是爲掩其羞盖其愆之資則是反輕至重之恥而重在自己一時之羞也輕重大小不啻千里之遠而有此倒置之甚實爲僉尊惜之也若一日不破疑則有一日之未安二日不破疑則有二日之未安今日未安豈不爲百世之未安乎僉尊當虛心開聽以今日未安推之於百世之未安以人心未安求之於神道之未安則必有永世永安之道矣㝡望特加三思無以鄙等之言謂外而斥之則兩家今日之幸卽百世之幸事係難愼言不知裁還覺悚仄

與族叔君八

路雖云遠豈曰無便而兩相闕候有若許先後而忘情誼者然遠外孤畸者易忽而闕遺而在鄉便間者豈是當乎只自憮歎自春以來魚鴈不可得而尋常過便亦未之間居常紆鬱有時花樹之下未嘗不說到洛橋雲樹之間也伏未惟卽玆深冬旅中動止萬無所損否旅館寒燈獨不眠之句爲執事誦之而況鄙之前日經歷來者其所知情有倍於人也同苦者未知誰某而張奉事(錫愚)成丞宣(大璡)似爲聯起居共愁樂皆能平安耶並切遠儫族姪髮童齒已成老醜人物便作自棄之君平世

之棄我国也己無意於斯世而缺界易階前冬遭虎溪女阿惡報今春見縣村姪女夫逝續又倫洞從孫女抱杞城之痛雖云非目下所當而其鑠我心均也慘慟不可言而今冬醮末督近日又延孫壻入門稍可爲自慰自寬之資也耶孝洞都倈近幸無他而胤哥亦幸在然執事既在外從氏叔雖能於傍幹而連歲歉殺之餘自不能隨意事事此則在外而亦可推得何必索言以傷爲客者懷也惟以今冬一麾仰爲顯祝適因館人便暫此候書果如期得見耶

答族叔君八

客月書得奉於阻信之際忻喜沒量而書後易月更切歲暮之懷伏未惟肇冬仕侯動靜萬無所損冬日猶淺客地未揆衣者足爲目前之幸而倘値窮律則必不免呼呵之憂區區係戀何嘗時日可弛且泮居諸益面面平安耶并切仰念族姪月前東科試役當了多日於營下歸衙翌日又作鄉行纔留六日還衙回鄉蓋緣上司以奉糴之時急斬由故也在鄉不能與親戚知舊話情叙阻七尺殘軀爲人所使如是忙了若非爲形所役則豈爲是區區媚悅之態哉還可笑也木俾（張省伯）雖云在於同省而便同天淵之相懸曾聞以泄症作苦而又聞

以納稅之違時見罷云久不見朝紙而途說相傳殊可
鬱也若爾則多年積仕只取无妄之厄世上事類多如
是爲之憤歎鄉中山內外諸節皆平安耳節洞族弟豈
叅東科奇幸而遠孫初解又在今年明春若俱中則實
爲衰門之幸也兒曹皆歸鄉左右無人將護而獨與十
歲穉孫爲伴良覺酸楚之本邑抄擇今初六設行而以我
在由未當試役雖有留意者可謂無麵不托崔君喬楊
與否未能知而此君大人上舍與我亦非全然生受者
處可助之地則可援例而其於無階何哉因赴燕馬便
暫此替候賜之回音以解此鬱如何

答族叔君八

前冬郵人便俯訊畓作千里替面而雲山迥隔音信莫憑無時瞻想與歲俱深伏未惟維息政體動靜連享衛勝官務不至擾劇郵素稱弊邑近聞吏亦横猾以老鍊之手想必加操束之治而憂愛之極敢此貢愚耳族侄奄作六旬二歲翁自料北卬捷徑如隔一紙而猶此折腰奔牛馬走頤影撫心還覺自愧而近以本驛意外事爲都官所欺且吏逋不少以此收刷日事擾惱諠謂驛官之間也自憐自歎前冬當此漢信悲之日兒曹謂渠輩之喜而不無族戚親知同席之遊執事處處勢所然

矣此心悵缺有若如失及見執事之書其悵懷一般尤
覺情愛之篤也當席有七律韻語續惠瓊章以爲吾人
表情之地如何

答族叔士實

臣民無祿 聖上禮陟崩賓之痛大小惟均而况此歩
日出入侍從累親 耿光者郁堪如喪之悲乎幸 重
華文明 宣仁淵塞雖此老癃亦有頂史之顯慟遻還
慶前此不無南歸之便而或忿致撓久闕相問有若無
心者然每以爲恨即於便中獲拜先施良感不遺 審
彼時諸節而歲色條新懷仰尤切邱問靜養動定衛重

允從長第季吉夫南來消息可怕者多向書中隣里戒
心者能無剝床之患耶昨年何嘗言於吾宗大小家禍難
以數記悲極還喜且吾八世之宗可謂無主此何運厄
痛歎無已族姪一出門爲奄見三歲俗所謂失行之處
子不覺其迓也幸賴天之靈賤軀粗保而捿屑彷徨雖
有所得不能補其所失而況無一分之得乎初擬闕
永辭終南值此　國哀有不能自由歸期當以　因山
後爲的尋延禮剝行否凡節夙所見知不容更賀而第
恨無端遠遊抱腹送日而竟失倘來之一飽有數之語
不我歎也季兄之所工今至何境才非爲難成之是難

望勿助勿忘以期厥終千萬

答族弟聖淳

君之西爲我方採薪不能以一言一字送別豈情云乎哉廹雨悵缺遡者情訊忽墜於床第沉淹之中病情如蘇昏眼欲醒倘非有心爲能拔此於鄉書倥傯之中耶感荷感荷備悉西上後諸節而書殼有日未諳直況更何如岵屺之懷想雖自裁而況親堂介壽不能隨諸兒祈福安得不介於懷而 王事所係私情有不得伸自古已然何必爲深恨耶惟是宦候連享康謐爲遠遊者幸也且君之伯近得大男云種種爲慰族從君之上去

時微疾漸向沉痼卧起隨人幾赴冥府者屢矣今則脫
鬼關幾爲完人亦不可望自憐奈何　五陵接鄰同官
相隨寶山中繁華場破寂攄懷亦云足矣而恥之於此
則歲月不待易失佳期離羣絶類非隨俗適宜之道而
同流合汚古人有戒乘間候静尋故得新勿爲物放覆
轍在老從視以爲戒如何望之深故言之切耳

上伯兄

秉姪在懷得所付書河上柳友便所下書次第承坼其
爲快豁況若披雲而覩天備伏審彼時安否而書蓂易
月承示過旬鬱陶之懷復依舊伏未惟仲夏慈氏氣候

隨時康旺而向者書咸辛無餘崇待外命體度萬衛各
家長少面面均安耶今年感患便成一綱自東而西雖
有先後重歇之不同而轉聞南來消息則多有可怖在
外用慮屑可既耶一身便如坐林之鳥也舍弟幸不入
於輪行之套而偶得泄病數日作苦此亦輪行之一枝
然不日當復豈可以是而謂有病也惟是歸計躊躇不
能如心以此為不病之病耳今則同僚轉備似可無碍
於反面著而指蹄難得便同無足初與柳兄約為行[illegible]
而竟不諧焉恨歎何極且前頭之役似多難道是可悶
也家役今已告訖而至於要處耶早厝滋甚只切無益

之念而已　回山涓吉以九月十三日而　陵所定於
華城舊校之基距　園所未滿數里　舊陵出玄宮卽
九月初六而　新舊陵同時下玄宮其於　國家實多
省費礪山事見秉經書則完伯亦快雪之意幸矣而千
月初吉之會未知有何區處之方也科日似在旬望間
能無在鄉者不及之患耶坐於無騎未及相面京宗故
姑不聞彼中梗槩耳兒輩所工果何如也冠者則稍知
向方雖少緩鞭督可免全忘而其餘則若無逐日課業
之道終歸不耘之科可念昨日故愚山祀孫入於　顯
陵首擬而讓與於末擬可歎然物議既到則豈以今日

之未得爲恨也

上伯兄

兄乎兄乎此何說也此何變也家之運耶渠之命耶似此慘禍雖或耳聞於他人而豈意目見於吾家耶慟哭慟哭仍伏念止慈之情易至傷生損體過爲疚懷上以傷老親之慈念下以增妻婦之悲慟則豈徒無益於生死之間而已伏望抑情寛意以自保重莫間母氏使若何家內諸况何如死者已矣而生者之得全性命是爲千里外悲念中晝宵之祝也弟之安否不須說而巧當因山斗迫非但身帶實職者義難呈由昨日劃出 發

割陪從官到此義深一節未可以私情悤公本寺 璿
源修正又在於卒哭後云若爾則滯本寺官者難以捨
去此將奈何所欲言者無有窮已而心神飛越氣力委
荼一字一淚塡塞不能書更伏望以理自抑慰此千里
孤居之至情如何

答仲兄

分袂遠來洽過數旬而聲息漠然雖此奔汨中每想獨
處踽凉無日不神往心馳伏不審近日潦炎相仍間中
氣候萬衞所損各家諸節俱向日樣耶遠伏懷不任之
至舍弟發行七日始入城其間風雨疲惱之狀難以言

晝留一日 肅拜後奔走公役鞍不日稅廿一晨下直
自 闕門外直出江乘船雷雨大作風波噴雪賴天之
靈幸得利泊而前路溪水在在漲溢馬不能前投宿馬
粥街翌日倍路作行盖到官之日定在廿四故也其日
抵官惱心勞力得免生病大是異事而家兒亦無大何
奴輩無頉是幸所謂官況來後考見則驛戶凋殘弊瘼
如蝟以若生拙手端何以堪過也早知若此還不如堅
臥不應之爲愈也正郎叔到京後凡百似勝於在家時
元之令狼狽爲之憤歎累次訪我良覺欣喜兒曹科事
頗爲關心於京於鄉何以則得免寂寞也秋事轉闌滅

穀蟲大肆云無秋是慮良可咄歎

答仲兄

一自西巒兩地音信甚如涯角近不無往來之便而每緣忽遽以數字寄與兒曹無一上候方切悚歎奴來伏承下書細審至寒動止候無損節冬日之溫不可爲準必有烈風剝寒之時冷突呼呵遠可想得恨不能與同苦樂也眼前之瘡當此之時爲年年之例而第猛虎之政不暇叅恕生民之難支去去愈甚奈何奈何舍弟如昨萬孫充健善學似不無分寸之進可幸爲民上者此時糴政不可不悉心奉行而急之則民不堪緩之則令

不行得宜於兩者之間甚爲至難且自來柔巽者莫可
矯拂民或有恃此者存可歎希令爲破觚之行日前過
此一宿而去仕路之艱胡若是甚也我之坐而得此亦
云侈矣又豈有望蜀之意自取嗤笑於人也耶李致成
所遭令人氣短此非西川之厄亦係於希從之命數爲
之悲歎內廳重建何以爲計一日之退易至十年之遠
及今爲之則好矣有弟方佩印云而未能助分寸之力
可歎

答仲兄

恭兒之來伏承下書未幾遠孫會行抵到又承俯賜可

謂陸續稍慰客中鬱陶之懷伏審春寒氣候萬重間作龍寺之會能平安往還而所會亦多勝相聞不勝欽羨而恨不能隨後周旋也舍弟向日營行別無衝冒之害而一向安過泰兒萬孫俱無病課業庸是爲幸在家兒曹能免浪遊耶任渠惟意有退無進須十分加鞭無至悔不及之歎切仰別廟營建何以爲之高祖考妣位版奉安於荒草中未安雖借人成造勿過今春如何

答鼎兒

方日企科期之在邇喜見客地之顏面千萬意外承此惡報夢耶眞耶胸塞氣短不能作聲一哭也以我至情

胡忍坐於千里之外不能勸飮於有病之日未得於訣於將隕之際也此恨此痛無可已時也未知慈氏氣候不爲悲哀所損兄長暨諸節若何當此罔極不念過哀之無益而易至傷生吾之在外深慮都在於此汝之兄弟暫不離伯父之側左右扶將時其所進是企是企父久阻之餘得此酷音豈云安耶自慟自抑雖欲無忠而不可得也吾之倚仗汝從兄顧何如也以渠之視我我之愛渠遽見此報天乎鬼乎胡寧忍此古宅之文藻可謂絕矣一家之呼吸可謂塞矣痛哭痛哭不能自定朝夕之奠汝之兄弟必當自爲毋委於伯父母也希兒兄

弟能無恙耶希則似能知之尤可悲也我之由歸雖無
汝言豈不滔滔而私不勝公一身如繫此將奈何當此
無職者齊上之時有職者義難呈由而昨日填差 因
山時捧玉印官陪往於 陵所而云已入啓到此尤不
可言私勢將待卒哭後而此亦似有相碍預切悶然
因山發引在於初十日丑時而其時所騎之難無以形
言一馬四日之貰幾爲一匹之價在此者率有是憂若
送六足趂九月五日前入城則其爲生光而此際不可
以此等事煩亂伯兄之心神汝須自下圖之則好矣山
地或有注意處耶因便通之如何

答興兒

因草田奴子便得見汝書知其時安節而爲日已多方切鬱紆此奴除到先驚後喜圻書見汝兄弟及兒少輩皆一樣蒿亭各節一如向日可喜枓孫所苦至於難救云厥母艱得一塊肉若不保則將奈何日旱如此向之望豈者必多枯損是爲農家之憂而麥豆踊踊勢所必至人之寒性胡不察乎京耗別無可聞者而朴台宗薰洪台甦周卜爲左右揆朴台綺壽爲天官長矣方欲謀歸而日熱如此資斧難辦將奈何臺職遞後三朔受祿而前頭必成未可預料是可悶也酷炎重飢小兒輩之

課程雖難逐日而豈可全廢耶時時加鞭勿使放意如何文脉若絶則門戶難保須十分念之無至忽也遠浦筵仕（修撰李公升培）李世亦有公薦極爲可賀賀書書送郞傳如何

寄諸兒

離家君已過一旬推我戀汝輩之懷可知汝輩思我之心也未諳旱炎比酷大小家諸節如向日撲村內沴氣無鵠張之患耶實爲用慮此中蔓行七日抵類而善食善寢猶勝於在家男子之動作得氣實非虛語也 陵役方張而下鄕散官近多上來知與不知陸續來訪節

力貴爲難堪鄕中解事其間似已出手而彼中能無詰
辭加詈之舉乎自今以後雖有萬倍難忍之辱惟以自
靖爲心以非言不答如何如何且辱人務勝者血氣也
務勝事理者義理也事過之後義理必勝何足以目下
恥辱爲憂也耶汝旣有上來之意不必禁不必勸須十
分鎭爲而愼禱也孫兒輩想已做業而海也比昨年何
如也上而不及渠兄輩下而稍勝其弟輩作文之法非
有資益則難何以爲之也吾意則海侄鳳谷與德齋者
爲伴又下高亭隨渠兄輩共攻則是爲兩益之道在家
時忽未及之故書末中之耳京中時仕者皆用緣帶而

但不用色避鄉之用布帶大涉過情

答從孫鎮遠

頃便無書以我擾汨之故而今見汝書如見汝面喜不可言審知汝母親安過兄弟俱安爲喜而兒輩之當暑善病例也何足爲憂洙兒之有志吾已知之須建旗鼓立大石令士卒無或懶怠是所望也杜洞廟宇頹圮久矣難支一時坐可想得無寧之時念到憂悶而在外之論多歸虛言故未能提及矣汝能先意而言憂溢於紙推此可以知奉先之節吾可恃之而無憂也祝丈草亭送趂九月九日務要好矣

寄從孫鎭遠

送汝西上何日非焦心之日而自廿四之後躁鬱欲狂晦日卯時兩漢唱名直入伊時光景難可以形容萬一先兄及汝父雖今日在堂不是耄期之年而何其歸之忩且速使此無似之弟與叔獨當今日之喜也不勝感舊之至也連日費精勞心之餘能無澸頓生病之端耶幸愼自保重以副此望也從祖幸免於輪毒一網之中亦一快事而汝母親以齒痛欠和汝婦所苦差歇無常是悶小科則異於大科所費不至浩大以百金爲限則好矣而年少發朝之初亦不可示人以嗇須商量爲之

先進來問之人接待亦禮也不可草薄須先期相識於
類主觀其時操縱變通也率倡則吾有前日之鑑而年
少及婦女必以我言爲戒何必勸禁也惟在汝量處之
如何耳唱榜日回謝先進必觀馬首之先後須先諸親
舊中有位望者其餘則隨我親疎如何聞喜以今廿四
定送倘不以太促爲言耶謁聖之日治行果川榮奠先
墳則好矣殿瑞徑科事竟歸山外侍下落莫當如何未
聞吾家榜聲之時無暇念到而既得之後念先於此君
也奚莫非數也謂之何哉

南臯文集巻之四

雜著

一心齋箴

心一而已有萬其變頃刻之放千里斯奔不曰操乎操之則存不曰静乎静之則專存而且專乃復其本不貳不參無雜無間雨潤山木塵磨古鏡斂之方寸何有於放古聖有言惟一惟精一非徒一亶由於誠誠則便一一則自正交持互養日夕戰兢箴以自勉七十殘齡匪我言耄衛武猶警

三宜堂銘

有口宜言何必宜啞當言而言不必宜啞匪言而言不
亦宜啞匪言勿言是屑宜啞
有耳宜聽何必宜聾當聽而聽不必宜聾匪聽而聽不
亦宜聾匪聽勿聽是屑宜聾
有目宜視何必宜瞽當視而視不必宜瞽匪視而視不
亦宜瞽匪視勿視是屑宜瞽

南皐贊

維南有皐孝山之下諱其聲錫吾祖攸處不盡清沫泥
我老而
維南有皐首陽之傍歛蔵長存百世清風於是處處卯

以俛仰

維南有臯程川之上左右逢源水哉洋洋灣洄以從來

來茶芳

有亭在臯泉石居然邁軸自在懷彼碩人歌斯詠斯永

矢弗諼

序

鄉約序

鄉之有約古也惟天生民有則莫不好是而無敎乃梏

聖王首出設庠序學校以敎之此則邦國之所以化民

成俗輔翼而使自得者至若鄉約之名則實創於有宋

藍田氏而周典所載三物八刑勸善懲惡之義皆具於
約中亦粵朱夫子因舊規而申詔之我東諸先輩諒時
宜而踵武焉要之可家行而戶說也歲丁酉春適有玉
院齋會偶發三面鄉約合設之議一辭同聲衆心如矢
蓋此三面介在於州城之南而號稱士大夫之冀北名
賢迭興儒敎大行講道肄業而黨有其塾存心愛物而
院有其號出入交脩朝夕相磨不待條約之立而見禮
鄉曾之鄉依然有三代之風矣世遠敎弛古道寢微吉
朔之羊廢禮壞日之雞成習最爲今日所慨然者則詢
謀僉同欲設鄉約者豈徒爾哉難之者曰古今異宜淳

浣洙俗言之雖易而行之甚難面中曾或脩舉而旋即
廢閣前轍得不爲後轍之戒乎此言似然而禮之於人
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所穫之無實而舍其耕耘也
哉豈非耕不食人非禮不立而況此約者循古人已成
之法而脩飾之而已因吾人固有之天而導誘之而已
會之一變雖不可望而大開既設變圖是覺今此舉之
設不猶愈於誘之以無好人而自畫也哉於是以是月
之某日齋會于水晶堂村舍敎約事定任員而無物無
以聊費收此貲於三面之上下以五葉爲式而來者受之
不欲者不强擬以春秋爲一會之期當日之規模措畫

槩如是也第約不徒行存乎其人遂以孫鎮度爲副約
正韓龜錫李遠弼李壙爲直月俱極選而金朴鄭之爲
執綱者亦凡民秀也惟以都約正屬不佞則正所謂强
僬僥以烏獲之任責駑馬以千里之遠其不幾於擔不
起而僨於道乎約中僉君子恐不免失人矣然竊有一
言以相勗者大學之序自明德而至於新民自齊家而
及於治平凡我同約之人知本末之先後思求圖乎終
始不矯不激顧行顧言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
後非諸人則信在言前人心自孚俗何患不淳約何患
不濟竊以是自勉而兼有望於約中之上下云爾

記

西嶽西堂記

夫家塾黨序皆所以與學校明人倫而卽三代聖王之遺制也粤在嘉靖年間靈川申先生莅本州也銳意興學稍出俸廩大創書堂碁置星錯十八相望文學蔚興儒賢輩出環商山彬彬之美爲一路之最猗歟盛哉當時有若白華首陽卽吾先祖愚谷先生姓諱之所安龍門修善亦在昔諸先輩几舃之所臨而或以居遠而跡踈或因爭端而堂毁濟濟青襟無處依歸抱經彷偟者歷幾歲矣今玆西嶽書堂創起於一門慨憤之餘而欲

言其事之顛末則我胸先叓於予惟我從八代祖覺悔公之卓節純孝我七代祖醉隱公之文學懿行俱可以範一代傳百世而只緣孱孫之不能階天陰崖未春寶釰埋塵雖在鄉黨之間罕有知其實者茲豈非後生之所慨歎處乎門父老合席聚議圖所以尊奉而無物無以成於是乎伯仲季三派各出十貫銅而季派則又出加倍盖爲醉隱先祖地也合之爲六十緡而惟我先君子實主其議幹其財盡誠殫長秉心塞淵俯仰世情徐圖素志而計不從心緒不克就荏苒時月不肖不天遽抱風樹之慟繼志述事卽我不肖輩之責而器下才短

其何能成先輩之所未及成者乎爲是之懼遂發初議而各析其財季派則以初出之加倍執其半爲物不貲歸宿無地於是乎書堂之議起焉相基於塔洞有如干經紀而先伯氏以家務之繁劇屬之季弼及族叔啓泰氏使之幹而責其成顧蚊負㒹任僨誤是懼而歲在白蛇伯氏又棄背矣更占基於眞靈洞先立庫舍五間災於鬱攸因値癸甲之大無啓泰氏繼又不幸人事之悲感好事之遷就種種有如是者矣咸以爲堂不可不成時不可久延基不必取新還尋舊占之基而侈以新搆之屋以庇風雨而俾學者有所容即白鼠春也時余苟

戀鷄肋身縻連鄉未能助呼耶萬一之勞是所恨也而堂成而人不待則尤不禁難作之淚也竊惟塞川先生所創設到今復隍絶無而僅有茲堂適與於斯時事之興替時之遲速殆若有待者豈偶然也哉規模陜隘棟宇樸陋視諸本州之創立者不翅若蝸室之於仙宮而其爲盡心於興學立教則無彼此大小之殊也入是堂者歌斯詠斯日乾夕惕不負諸父兄之苦心經營則將見文學之彬彬不讓於疇昔而是堂也亦將與十八塾相伯仲矣豈不有光於前而有望於後也哉惟願諸君勉之勉之是爲記

首南書堂記

尤家而塾黨而序古也三代邈矣而粤在嘉靖間申侯靈川先生下車本州以興學設教爲先務創建十八書堂而首陽即其一也當日商山儒學卓冠諸路而州南尤彬彬焉非徒丈翁之遺化尚存堂亦不爲無助矣衿佩之出入是堂者重之如泰山仰之如靈光歷數百年不替不幸遺風日乖私心潑起堂之前後便成北邱而一魚之混全川受汙士之潔身自好者寧欲遠遁而恐被同浴之譏朽棟敗瓦收拾無人先輩之苦心所寓將歸杞宋之無徵後之過其墟而登玆丘者若溯其廢興

之由則亦必長吁永歎而貴有所歸矣噫堂名雖存而藏修無地一方多士抱經而彷徨尤豈非慨然處乎同志若而人謀所以別搆而新之蓋不忍使先輩之遺志墜地而欲爲後學依歸之所也其心則拙其計則疎而羊之所存禮猶可徵塵之所聚山或可成諸賢倘不憚積勞獨賢而九仞之上益加一簣之功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豈不大有光於前人也耶僉君子要余錫堂名余應之曰首南可乎蓋其意則不欲全捨首陽之名而又將營立於州治之南故也僉曰諾於是乎特書名宗之旨繼而有相勉者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名斯有實

若有其名而無其實則是誣焉而已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同事共案者服膺聖訓而力行於己又以是而勉勸後來則豈非名實之相符而堂不歸於虛假也耶抑又有相勉者始勤雖易而難保於終情周和是好而易生其忿惡殷鑑不遠近在夏世各自念念在是而圖終如始愷愷克去而華爭着戒免爲傷觀者嗤笑是所望也玆屑爲記

花樹稧記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兄弟之分爲族族之遠爲宗宗

族之名雖有遠近親疎之異而自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也寧可以族姓遠近之殊而有親踈之別哉吾氏之自京寓商爲十世之久而子姓旣蕃門戶各立來裔漸遠人心渙則不知同根之貴而幾不爲路人之歸哉於是乎因宗族團會共修一稧而借華氏四家花樹之義爲之名非直取其名蓋取其湛翕之義也然無物無成故各出十文銅俾爲資用之具而約以一歲一會聯名是稧者雖或有忿怒乖爭之端顧是名而思其義式好而無猶則韋家之事不獨專美於古昔而吾宗之爲兄弟者繼自今亦可以無胥遠矣詎不休哉盍相與

勗之是爲記

棣華禊記

禊云棣華其義奚取嗚呼昔我先君子卹養吾四箇男欲其湛翕勿替引之而無物無以表其心故出財二十餘金別立名目棣華者蓋取諸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也付之仲氏以爲後長吾先子爲子孫計慮深矣嗚呼慟經風樹兄弟四人含恤戴無望生全而恐墜先人期望之志相依爲命勉之以日邁月征之工戒之以式好無猶之訓期以老白首如一日矣天不弔我餘禍未艾丙子遭叔氏之夭辛巳哭伯

氏之惡何辜于天降罰吾家若是之酷也嗚呼痛哉吾
家事事何莫非先人遺澤之所暨而發稧之設尤有所
別者也噫手澤之書猶不忍讀傾何敢況忽於垂裕經
紀之事以增今日之慟哉於是乎與仲氏謀所以張大
其稧而前此所殖其數無幾近於有名而無實故乃分
罷節洞科稧合而爲一使仁璉鼎璉幹其事以爲血誠
殖養之地其意豈直爲財也哉乃追先志貽後孫之嘉
謨也苟殖之有度用之有節豈不有光於先而多賴於
來裔耶第念財者易致乖爭而忿惡此物非各名而各
出者乃吾先人之所以遺昆者則乖爭非先人意也忿

愆非先人意也爲吾先人子孫者各自惕念一遵棣華之義永世勿替則雖吾不肖將有辭於他日歸拜之時矣兹記立楔之顛末弁之楔首後孫之覽是者必有興感而不敢越矣歲黑羊臘月除夕記

西嶽書堂上樑文

不出家而教成曾有拮据於門內將以文而會友聿觀突兀於眼前肯構肯堂苟完苟美恭惟我家此自麗代系出盤山不其顯乎粤自樂浪君而食采封邑式克成矣適有貞烈公之建纛肇基父子守而相傳咸推礪良之望族家國倚而爲重人稱正嘉之獨覽世值豐亨在

上世而西宅志存謙退逮中葉而南鄉伏惟我愚祖脩
道而先百行之源孝院之楣頌白在醉爺隱德而爲一
代之望高志之亭名足徵世世詩禮之相傳家家絃誦
之不替於戲門衰祚薄慟先行之皆虛經殘教弛奈後
學之無述泄泄然虛送歲月孰非牛襟而馬裾貿貿焉
莫卞魯魚不免偶形而墻面果何以致此實有其所由
無教則近於禽甘乎自暴自棄有爲亦若是請得以證
古證今興於立於成於教不出於詩禮樂家有黨有術
有制則備於夏殷周胡先生之教訓諸生難容日刮月
劘之舍程夫子之看詳學制特置治事經義之齋在昔

教人之法如斯而今作士之道在是無財難以成事已
有先父兄之經營非屢不能會文惟在後子弟之繼述
一年二年之遷就雖緣凶荒之洊頻今日明日之推過
實由謀猷之踈拙何幸人謀協吉遂乃天時助良往者
眞靈之剏新祗緣宗議之靡定今日塔洞之仍舊實由
輿論之同辭西山之巖巖聞風仰高節於數千載之後
程川之源流泝脉如親炙於咫尺地之間右杷孝岑吾
祖之几舄如侍前拱熊嶽神蓍之靈瑞來玆山川有君
待時臯后居然爲我務從簡務從約間架爲二五之規
不必儉不必奢堂宇容數十之座竹苞松茂足令行路

而改觀地吉人和爰有隧垠之助力立則杖而坐則織
見長少之咸勤晨以赴而昏以歸俾鼓鼛而不勝果若
無勞而致遂乃不日而成載寢載興載歌載遊謌謌乎
敦睦之意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秩秩然勉勵之風道不
遠人誠求則至爾學在爲己心放則殆焉欲知入德之
門宜體念曾氏日三省之訓若問爲人之則當服膺顏
子事四勿之言繼日晷而明燈不亦悅數飛之鳥遠局
戲而尊冊大可見時述之蛾懲其慢而勸其能父兄之
道不可緩入則孝出則悌子弟之職所當爲不絶伊
吾之聲禮樂射御書數莫有乖爭之意老少長幼冠童

念前後之繼開奚翅一二世之有積戒始終之勤惰將
期億萬年之無疆有志者事竟成無怠則業可守叅蹝
短倖助舉脩樑兒郎偉抛樑東朝日方昇照寨紅伊水
千年看道脉在川氣像宛其中兒郎偉抛樑西孝院遺
謨白鹿齊後裔羹墻思慕意莫敎墜地所之迷兒郎偉
抛樑南巖被熊岑積翠嵐楹外奇峰呈瑞氣雲間玉五
又三三兒郎偉抛樑北一抹西山天半直仰止千秋吾
道高古人眞叅不迷則兒郎偉抛樑上檻外平郊極目
敞雲影天光狀萬千吾人浩氣箇中養兒郎偉抛樑下
負笈童冠於此舍採採芝蘭好種來將看時雨滿囿濊

伏願上樑之後家家享太平之樂人人篤學問之工經
訓乃菑畬無以貪饕而自阻向上之志條約如金石鑑
在久遠而益勵勸下之方是所望於後生亦有願於前
輩

祭文

祭立齋先生文

猗茲嶺鄉海東閩關繼陶承厓大道其間門路井井愚
翁式攀景星慶雲滄海泰山夫子有孫赫運重還有容
雍雍有儀反反少而志學樂孔與顏理徹費隱功致存
闇德性敦溥禮教訂頑君子知止黃鳥緡蠻君子修誠

皐鶴喈喈澤珠蔵媚霧豹隱彪時際茅彙地通芻班鳳
泥頻下廛草莫救　宸衷曠感賜祀禮嫺澤洎童泉淺
溢南宴顧慙思私公議敢効　聖眷南民念切恫瘝命
以專城其服猵獺蒲蘆敏政惠先窮矜乍折鄭竿旋放
澤鵬度義行蔵隨分忙間素志卬圖脫屣閒蔦松其
亭水回其灣物外徜徉杖優愉憫瀆覯林泉顔韶髮鬅
仁千信胃神會躬探心經萬殊極圖一探山積培塿泉
達巘探弩蕢其機戶啓其樸士林風動臯比有戚大治
陶鎔不遺銖鍰飲河充量衆流深潺湫余孤豪竇本卤
孱軒孱執掃宮墻竊覸時雨所化無棄斵管仰承蠙轂

旋馳鶍彎幸於不幸一花春須回首本原榛脊磨刪謂
尚及此窺見一斑討與時違心遑身險如蛾未埋如鳥
未褫斯文運否天不憖慳哲人其萎吾道多艱溪琴欲
咽庭草空園寂遠其良工失其般釗茲莫劣盍畏譏訕
冥行失燭便若瞎盰與言忉忉有淚潸潸嗚呼安仰瞻
彼青影

祭函丈澹翁李公文

嗚呼小子晚生未及見公之盛時而早奉先人之命幸
備灑掃之役得侍於燕閒之間殆十數年之多則知公
平日之詳自謂莫小子若也哭公今日之慟亦謂莫小

子如也嗚呼卓乎孝弟公之青氈也藹乎溫良公之素性也時乎言而人不厭其言敏於行而世皆服其行接物之際辭氣自和燕居之時暴慢斯遠古君子所以爲貴者公得以有之矣嗚呼文足以貫一代而世眼俱空才足以飾王猷而刺史不薦霜尾曳泥實玉蘊櫝八十光陰沉没於荒閒寂寞之濱斯其爲知公者之恨而公不以是爲慽履素於貧窮之中甘分於畎畒之間永嘯寤歌自有碩人之趣左圖右書彌尚蠱九之志子而致白髮嬰兒之孝孫而毓鸞鵠停峙之慶閨壼齊整門戶和雍自有一家之政則不貴而有天所爵不富而有家

之肥者公非其人耶獨奈何盃淚未乾卜明繼喪向之
以壽考賀公者反以窮獨悲公福善之理果安在哉以
公氣力之康強耳目之聰明宜享百世之遐而無乃嶮
巇之景摧剝於喪威雖以君子之達觀而猶未免寸膓
之暗鑠駸駸然至於斯耶斯文無庇後生失仰則乃吾
林之公慟而抑有小子之私慟焉小子之於公誼爲叔
姪情猶骨肉甫自學語遊公之門而公愛之如子授詩
敎禮援古證今擬變其糞土之質而期入於繩墨之場
十年如一日未甞少倦小子才鈍誠薄縱未能體公意
之萬一而至于今日粗辨魚魯秋毫皆公之賜也欲報

之恩海淺山輕而生未能致事一之誠沒未能行等塲
之禮悠悠此恨何時可已嗚呼今焉已矣有事而將焉
質有疑而將誰稽總帷永撤謦咳莫憑一聲長慟有淚
無從不昧尊靈庶賜歆格

祭芝園姜公文

嗚呼 正考御字世躋熙雍側席求賢多士彙征公膺
心簡乃在妙齡 王曰來汝予嘉乃世學若爾祖 先
王是輔無忝爾祖聿承厥緒爰置左右俾之弼違奎閣
清選瀛館雅望演綸草麻黃餙昇平入而歷敭一代華
顯出而分憂三邑歌絃慟纆龍髯三朝老臣世與我遺

寧懷而巻用行舍藏夫子有訓爰尋初賦楮彼商雒非曰果忘奈雞陳力維園有芝維案有書野服婆娑間以吟哦清談玉屑麗句天葩閒中日月閒幾寒暑化雨時降卿月輝煇舊榜隔歲新榮祝天天何不憖楹夢遽奠靈龜問形南斗淪彩老成已矣典刑何處適去適來既安且順名留人世不朽者存德鼓馨香庭滿玉蘭源溉流長根固枝繁玉槐既植于閭且高德必受報天理豈誣顧余顓蒙生幸許世不我鄙夷提撕罙勤淬夜深燈玉墀後歷伊溪上下片旋長懸床下一拜乃在前春溫溫笑語問以前期日月幾何蘭報斯亟昏衢失燭孰照

其送仙鄉邈邈奈此莫追前去餘日無事不悲旣矣一哭言未盡情辦我心香有淚如迸伏惟尊靈庶賜來享

祭月溪李公文 代碍兒作

嗚呼尙之巨閥公家指先則簪纓之華門戶之特郎一世人之所共嘖嘖然稱說者非小子之所獨私而贅陳之也小子之出入東床今爲二十九年之久二十九年之間雖以管窺蠡測抑豈無親炙而悅服者耶嗚呼公生於孝友之家長於詩禮之庭學自弱冠已有向上之志恥爲口耳之學而出入於有道之門依歸得所志業益堅文章則菽粟也經說則茶飯也太極二五之說理

氣四七之辨透微奥而必窮其趣解棼錯而必領其要若刃斯迎如氷是解實有曠觀而擴發者推之璣衡行數以至星曆鍾律無不旁穿而精通則當日丈席之推詡吾黨之倚望實非小子阿好之辭而古人所謂眞儒通識者非公之謂耶嗚呼使公置之經幄之上以備顧問之列則人莫或先必有大可觀者而命與仇謀時運多舛伯樂不遇驥騏困於鹽皁時雨不行芝蘭萎於蔓草屢刖卞氏之玉空灑韓公之淚老於逢蒿沒於溝壑知公愛公者孰不嗟惜而尤爲小子之所痛恨者也嗚呼我公言若不出衣若不勝容無疾遽聲遠暴慢能敬

能愛養其志而無所遺則事親之孝可謂至矣至於友于兄而有怡怡之色刑于妻而無咨咨之聲近而宗族歡悅遠而隣黨敬服惟盡吾之所當爲不求特異於人而自有卓乎不可及者存焉以言乎專篤之工則口不撤伊吾之聲手不停記劄之筆隨身長物惟是文房四友而已雖在紛華波蕩之中而整襟端坐儼然若思嗒然若愚此皆足爲後生之柯則小子之顓學而未能者也嗚呼小子生晩不及見公之盛壯而晩來緖業一何濩落簞瓢屢空疏食莫繼而家室蒼茫無隻身安泊之所有人不堪之憂而只付於命之一字不見戚戚之容

而每有安安之色此則今人所謂迂踈之儒而亦非公清修孤高之跨節耶嗚呼命何其厄也運何其舛也養得若箇子女一子無命早札公亦忘之矣今不必言而目下只有綴悉無賴之女以其窮甚也故視壻猶視子未嘗一日忘于懷以其居近也故尤眷眷於百彝取之小子起居之節言動之則以至零零瑣瑣莫不提耳面命而小子愚鈍未能仰體至意之萬一自歸下愚之科此生此恨何時可已惟祝我公享期頤之壽隨事導迪以免顚沛今焉已矣且將何日更承諄諄之諭娓娓之語也嗚呼小子誠薄力淺不能奉以周旋以終風燭之

餘日而坐見挈家北寓接棲於一百里之地中夜而有起
立彷徨之歎無時而發噓唏難裁之感情到此極亦足
减其算壽矣晚求一嗣爲人端正堅雅假公以五六年
之壽不失敎導之方庶有將來之望而天不憖遺使公
至此甘而訑啜之和素而訑拖之釆及年而又訑主其
醮也客地子子形影相弔見之淚先言之哽咽嗚呼赤
鷄之冬有撤寓南歸之意有若先見之存小子無知不
能助成而人事之變若是之遽竟使公襯而歸何莫非
小子之咎耶且公之疾病也漢未聞知不能診候於卧
牖之日實音之承也時適嬰疾又不能趍訣於就木之

前公之視小子果何如而小子之負公又何至此卜地於獨松亭之麓安厝公柩故里隔水相對先壠次第成行夫人幽宅又不遠伊邇人世未盡之樂倘復續於泉下而公之靈果安耶公之靈安也則小子猶或有辭而冥冥者不可度忽只增小子無窮之悲耳

祭洪子厚文

嗚呼惟靈名門賢裔吾黨善流世襲芬華身佩芰荷文藝以貫孝弟爲根玉產於崑鳳出於丹家庭擩染昔非不足餘力所推豈無躬得入而盡道父兄心賞出而接人疇類頭讓在我旣厚受報宜豈命胡多奇半世棲遑

有才未展抱志如窮進而公車楚之璧屢刖退而野耕蓋
祖頻索奈何于時爲人嗟惜昔余始覲蒼狗之歲山澤
齋上春風一座尊公儼臨玉貌侍右客止可觀不問知
秉心守愛矣何日忘諸叨附婚姻愜我之願恳女撫教
覆有懲大以書以面心忠翩翩舊誼新好永期無替西
隸久繫一去三載山川重隔只恨阻信豈意棄海於焉
遽變歸輀晩棹秋風飄袖唐橋朝雨我馬遲遲令弟惡
報欲諳還咽夢耶眞耶中腸欲裂瞻彼花閒爲誰之有
淚指前山蔚屋蕭蕭入門誰迎一木只憑於守公乎豈
忍長往人之云亡何事不悲歸視其家尤使人嗟家業

濩落東寓西奔漏船風急病樹秋先有子及弁有女未
笄無父何怙偏增慈悲弱子羸婦相守啼血何時天定
回舊日月公如有知泉目難瞑及余瑣瑣亦莫爲情嗟
嗟公乎誰秉化權公之生也空乏之於身公之没也窮厄
於家彼蒼茫茫實難詰究理無不復或昌於後庭鸞齊
時孫枝亦秀不食之報可徵於斯日月迅邁墓草再宿
冊將神之儀形逾邈時診阻行竟違躬訣緘詞代奠尤
增嗚咽懷不能盡言不能極不昧者存庶賜來格

祭趙景學 述敎 文

嗚呼景學胡寧至斯我心匪木何以無知我心匪石何

以不息我心之悲如或結之嗚呼景學寧莫如跦欲言
雖盡欲默不忍撫念疇昔我淚伊先昔我贊鴈君未及
弁弟兄三人揔是麒麟之子居中入承曾祀二庭相望
柳陰泉隈樂有賢父兼以美資樸樟其質瑚璉其器餘
力之學不匱之息不屑公車任我之素乃家模範不問
可知餘慶無徵禍反盈車一第夫札天降旱感嗚呼往
事何忍煩提滄桑古宅君幸無恙一身兩家倚以爲重
殫心勞思黑髮催霜對我時時淚先語零我所慰君老至
老康寧謂仁必得謂天有定胡天不悔禍又隨之最是
不仁西來之鬼狂飈烈烈祥根先撲旣撥其根枝從以

折芬芳萎盡寂寞梅塊方君寢疾而我走診語我維何多憾事親生不盡道沒寧終孝素帷侍傍願既遂矣哀彼餘生君胡忍諸聲可徹天善哭之懷淚盡血繼髡髮之悲天地損和道路堪滯一死一生偏傷我心我獨何爲愛君之深君獨何爲好我之多愛娣餘情推及無似寄勿其誼天倫可比縱不源源心思憧憧期以百年倚爲相依嗟哉今日萬事雲空慰君有辭庭蘭四茁伯芳秀特仲方穎拔箇箇如玉不羨謝寶積蔭餘慶可賀諸後有聲在耳有容在目日月既遠云何更覿一聲長慟衷腸欲裂

祭柳仲殷序春文

嗚呼君何忍至於斯耶惟我姑母自壬子之後夫豈有斯世之念惟以君兄弟在焉故托心自慰倚以爲命保養之盡其力教導之得其方視人之父嚴母慈而養之有序者百倍其劬勞矣各隨其才以至成就幹蠱而有長君之凝重多藝而有季君之端明塤唱箎和門户依舊他日昌大之慶人孰不嘖嘖預賀而我姑母庶幾享無疆之福夫何楇兒作孽弱草之輕歷歷無迹長程之驥步先蹶使我姑母寸斷猿腸反抱無涯之慟於垂暮之日也耶嗚呼杞淚傾城縷命欲盡原鴒斷翮一體如

剖百年之約何其促於十秋乎式好之樂何及歸於相惡乎慘惡光景窒欲不見君何忍瞋目而不之顧也仁者必有後而未能血續孝者終顯親而未能立身廿士光陰倏如一夢之過而萬事黃粱詰責無處天乎鬼乎胡至此極與質之豐而奪命之遠使生者益懷百其身之慟也耶嗚呼君自髫齔源源從我其所以親愛之倚伏之別有異於人之為內外從者則生死焉情不有異而於君喪而葬而又葬也或在京或滯雨一未能泄哀於幽明之間辜負實多靈若有知其必有憾於冥冥之中矣曉來一哭萬事已矣

祭族大父處士好心文

嗚乎我家南下孝友爲甚人以簪纓我有箕裘錫類之家公乃善述匪直染儒亦富天得執德之弘秉心之公口絶傲言身戒惰容餘事文詞日用云爲著讀其智慮之如愚筌鏞其孝哉之若虛石氏諄謹董生孝慈富貴雖傷賜命不愛先貧後富人鮮好義我識公心滿腔惻隱憂人若已罔爲營身家待齋火人醉周濟和氣之藹在在皆然所以上下咸得其懽親疎遠近交口嘖舌以若厚德命胡多闕區耐惡風庭蘭早萎公猶理遣投杖西河瑾瑜莫售兮甘懷藏慷慨燕趙東野誰銘晩年之

樂卯園以賁圖書左右邁軸泉槐篔疇無云壤傻爲徒
譆茲宗黨戚非親愛最我先君情好莫如樂焉與共憂
豈無同叔姪之誼骨肉之情心如蘭臭言若符契小子
心喜體父父事戾積于躬青鼠爲讐扁纏風樹箴戲靡
依多公提撕得免顛沛不幸一得非榮伊懼先君之故
公喜不寐自謂百年永侍屛帷胡天不憖一疾爲祟趍
門時候娓娓詔語詔之維何自家及宗藹然其意一出
眞衷彌深感懼尚冀神勞今焉已矣彼蒼何意楨折子
厦楫亡于海疑事安質嘉言誰誨感古傷今慟公哭私
慰公何以滿庭玉蘭克家有子主器有孫未艾者福庚

徵於後葉𦘕已宿警咳永閟一聲長慟萬事嗚呼不昧
尊靈庶賜格思

祭族大父僉樞公文

嗚呼我祖克孝百行是源長物垂裕爰及來昆公家是
襲不顯今譽念昔先公吾黨風儀豈無脂胎公實趾美
趨庭詩禮因心孝友天降之割遭家多罹長公早世仲
容稺穉登堂拜老入室撫孤春闈安享髮髻成儀棣宇
將傾公實撑支歸視其家中饋己虛黃口鼎鼎坐有聲哌
哌以翁耶視母剛腸其誰寧為窮首絃不忍續不有素守
其焉能確丹穴雛生認非凡毛蓁攻博士鵷羣走下負

笈爍燈其奈憲傷飢不厭糠蹠不充腸母以窘沮且覩
爺顏淡苦資勤昔聞今見一誠所到金石是透九皋聲
聞　王揮簪花委蛇自公榮耀達室　王曰來汝聞爾
父老至烏臺有例盡推爾孝命之三品赫赫榮華歸以介
壽同朝俱賀莫曰子孝實以父力不培焉達不耕焉獲
擬拜而劉弁受其福盖公平生嘐嘐其志嚴以律家子
孫莫貫剛以守己處事不撓敦宗以誼接人披腑以若
心累倚伏多門睨暮遂境君子達觀伊來精力入賀康
旺謂公百歲以幸後生胡天不憖遽留耄耋藐余纘蒙
幸忝族列風樹餘命老成是依疑焉質公過焉規我大

嶺榎路縱未遡源泰山誼重一念懸懸惟楸晩駕喜陪遊衍去以康健歸載床褥祈以勿藥奄忽風燭嗚呼已矣莫追典刑墓草既宿萬事黄粱一觴薦誠靈庶來享

祭伯兄文

嗚呼兄何忍棄弟而長捨泉臺之扃乎弟何忍訣兄而獨寄人世之上乎凡爲弟兄孰無天倫之篤而兄之愛弟弟之倚兄不但視以兄今之莫如而已弟之占科以後離違兄側在一年而強半無歲不然而居而相離則恩期而不至則憂面敎之不足書又勉之弟之得至于今幸免大僇皆兄之賜也從今以後秩秩之音諄諄之

誨不可得而復聞而弟將誰依而爲命乎旨人失相冥
道莫適兄何忍恝然於今日而頓忘昔日相求之情也
耶嗚呼痛哉我兄自孩提有知便如老成清明在躬剛
毅律身言而人不厭行而自中規論文則毫釐是析辨
理則錙銖不遺處事而綜核其端緒質疑而旁燭其是
非內而父兄宗族動見推許外而先生長者屢起歎賞
則非有所得於己而能如是乎嗟呼友道之衰久矣凡
今之人孰能有晏氏之久敬而兄之交人未嘗以禮言
謔語加之於人推信以相接故人自親愛而敬憚之弟
之尤所豔服而欽仰者其不在於斯乎以至科名人之

所欲也人莫不波蕩陷溺而兄能審察於取舍輕重之分不挾有而吝心又不矯俗而干譽虗擲四十年光陰以若所有之正大光明未能一試於世而埋沒於草莽之中命耶時耶不能無惡尤於天人也嗚呼痛哉吾家兩世零丁終鮮兄弟先君以單子之身鞠吾輩四人而兄爲白眉矣奄自甲子終天之後兄弟相依而不肖弱弟以未盡事於先人者替事吾兄旣俞且湛期以老白首不替矣丙子叔氏之喪割半吾體又不幾歲而兄繼至斯天乎鬼乎胡若是偏毒於我也已矣已矣慟矣慟矣天之酷吾極其憯矣阿姪之喪是何事也是何變也

以兄之德而不食其報反受其殃終爲四窮之一而壽
又未免乎夫在天者吾不可必而有不能無憾於人事
之未盡也兄有愛弟不能百其身而贖兄之命縻於
王事千里相遠病焉而不能嘗藥而勸飮殁焉而笑語
之與人自如晥後奔哭儀形莫尋一木徒戰至聞病之
革也文徵來也否之言斷續於喉舌之間而直出於看
雲之苦心則弟安得不腸裂而胷塞天可窮也此懷難
窮嗚呼痛哉四含龍在廟主宅其誰老親臨堂奉養何人
以兄之誠而未能盡誠於追遠以兄之孝而未能終孝
於事生使吾親忍當膝下不忍當之境兄果死者雖無知

而生者之慟如何哉嗚呼惟我嫂氏三從絶矣一命窮
矣晝宵擗號聲可徹天惟以保全舊業長育穉孫爲圖
報所天之恩百爾焦心萬端營慮纍然形骸僅延至今
其生之年猶死之日兄何不一言而寬之也兄之所嬌
少者固無知長者最可憐弁之未幾人事至此舅家絶
遠生計蕭疎將焉仰而爲生乎以兄止慈目必不瞑於
九原之下矣嗚呼空室巋然家事蒼茫便同中流而亡
楫靡所止泊不有嚮師之良者莫可利涉如弟之柔懦
倥侗者將何以善護於風波之餘而能免覆敗之患也
言之至此不如無生兄可以默佑於冥冥之中而隨事

謦誨之耶一聲長慟萬事已矣

祭叔兄文

嗚呼兄何忍至於斯也上而有七耋老親下而有孤子弱女將何時反面而盡其孝乎抑何日撫字而致其慈乎嗚呼慟哉兄之壽果至於三十九而止耶兄之命果局於一布衣而已耶端雅狷介兄之性也方直剛明兄之實也立志不撓而有賁育難奪之勇餘事文章而有韓馬回瀾之筆處家有度而致上下之和樂接人以禮而使宗黨雍睦一言一行足爲一方之則而晩就有道益有所得其志焉不在草草而奈之何天不悔禍鬼多

猜忌奪我兄如是之速而不使仲所抱之萬一也耶嗚呼三年未洞無非拂行之日九載新田摠是衛慮之時而終以二竪纏身一載沉縣萬事中途一朝而歸福善仁壽之理果安在哉嗚呼惟我先君以數世單子之身養得吾四箇子男期有以成之出就外傅教養有方而成我先君之志者惟兄而已弟本以侄侗一物無以踈迂隨事昧方持身多疵而兄不以是而棄之友于之德巽與之教足令愚蠢感化以至今日得免大戾不至於不移之下愚秋毫皆兄之賜也嗚呼慟哉歲在青鼠獲戾甚重奄遭終天之痛無復斯世之念而兄弟四人更

相爲命幹蠱而有若伯氏之賢能守成而有若仲氏之溫雅兄以文詞賁餙之弟幸有附驥之榮出入起居事爲文墨有所依倚而不恐兄常謂弟曰吾儕早孤家門零替努力無怠勤業孜孜不墜先志晩暮爲期俾有辭扵重泉歸侍之日是吾兩人之責汝何敢忘乎汝何敢怠乎今焉已矣慟哉慟哉弟有過而將誰責乎弟有疑而向誰質乎甲戌一得幸余不才次第聞棨兄有其具孰謂此日奄哭吾兄今秋重科之行是何大關扵弟而遺兄遠歸之教數朔沉滯扵半千里之外有若相忘者然雖平常無事之時猶有同氣相戀之情而況久病善

懷之中乎手書遠寄有歎謂兄弟子姪多也之語兄之
忽第推此可知而弟之負兄至此實多撥忙旋足終及
於臯復之前第之此恨何時可已嗚呼兄家廢事可謂
蒼茫收拾撫恤乃是後死之責而所居稍間未能種種
往來凡百廢務一任於仁姪渠有鮮盡之能亘劃之餘
廢兒敗壞是則可幸而上奉氣然之孀母下率失怙之
弱妹處人所不堪之地當人所難處之事見之惻隱言
之悶憐至於文學之事則兄之素所憂歎者而似今尤
至頭外雖或時加鞭策期副吾兄之志然白務纏繞勢
所難強兄或默佑於冥冥之中而使不至於大愆之歸

也耶改完先嫂之歲是兄夙昔之營而未能者追繼其志在渠爲所當爲之事弟何敢忘乎同祔吾兄之側神理攸合人情所宜而術家之說互生疑貳有難自決遷就至此兄背曰余有弟乎嗚呼地下人間得無異同倘怡怡於先君之側而出入定省致昔日未盡之孝耶爲白此不肖之抹撥於時而頭髮已種種也有懷如山有淚如泉靈其知耶不知耶失聲長慟萬事已矣伏惟尊靈來賜歆格

祭丘嫂孺人安東權氏文

嗚呼孺人何其忍於斯行也自吾先兄棄捐吾輩今已

十有九年儀形漸遠警欬莫承而惟吾嫂氏在焉小弟以敬先兄之心敬嫂氏嫂氏以體先兄之心愛小弟惟嫂惟叔更相爲命期以永世豈意今日忍作斯行而不復返耶嗚呼嫂氏之德行懿範非小弟愚矇所能形容其萬一而嫂氏之入門在弟髫齔之時幼而愛之壯而敬之老而依恃焉則知嫂氏之終始宜無弟若也嗚呼塞淵幽靜嫂氏之性也溫良慈愛嫂氏之德也恭敬淑愼嫂氏之行也奉承君子而一禮不忒克敬無違輕褻之言不一出於口怠慢之容不暫設於身閨門之內斬斬有度可以爲則於今世之女壹而足以匹美於古之

賢婦人仰事舅姑而舅姑不戚戚友於諸弟而諸弟常
怡怡接隣族而鄰族得其歡心御婢僕而婢僕皆欲盡
心由微至著自少至老無一物之自私無一事之或愆
則天所以畀之者厚且篤矣既厚其畀則其所以餉之
者謂當何如而奈之何德未見報仁反爲殃中身所遺
尚忍言哉有男一人克賢克肖人皆以遠大期之則一
家之所以推重者何如而天老鬼惡白蛇爲祟奄忽於
一朔之疾當時景色行路流涕況爲父爲母之心哉惟
我先兄內銷外鑠魂死神喪沉淹數旬竟又長逝此何
天也此何理也惟此不弟時爲薄宦所縻滯在京邸又

以　山陵有役呈由不得藥餌之不能手勸含歛之一不
能躬臨此恨此悲極天昌己晩始歸覲則二木在殯兩
孀未亡晝宵攀擗尚忍目諸大廈棟折風船失楫君雖
支保而幸吾嫂氏不以匹婦而為諒惟知大義之所在
收拾散亡之殘塊喣養子遺之兩孫天心有定頑果不
食至于今日無恙成就而希也寬洪簡重有克家之望
再也勤謹質直有文學之期於渠父有不死之譽而為
祖母者有晚福之享又皆娶婦入門端莊賢淑禮氏能
左提右挈以笑以喜君忽昔日之悲而向之以畸窮悲
孺人者以福祥賀於今日向之以戲子傷孺人者以昌

歲期於來許若假之以耄期之壽則洸洸之福津津之樂可持契以竢而豈意天不之悔而奪之之速耶以嫂氏之仁且慈而何其果於忘而忍於斯耶嗚呼旣有兄弟則斯有嫂叔世孰不然而弟之於嫂氏豈可以恒人之爲嫂叔者比哉弟方十歲嫂氏入門童子何知禮昧嫂叔情切親愛孺人之視小弟猶小弟之視孺人篤愛深情無間骨肉體或飢也而時之以飮食之衣或綻也而悶之而裁縫之髮之亂而手櫛之言或過而力盖之凡此所陳特其零瑣餘事而倘非情愛之推能如是乎以至衰暮此心不替無一言之相戾無一事之或乖世

之爲嫂爲叔者果有如此之至者乎嗚呼痛矣辛巳以後嫂氏之三從窮矣癸未以後小弟之怙恃絶矣怡怡之情尤篤於戱戱之日有懷必言有事共質兩情如渴一心如水而弟乃不弟久滯京邸自貽伊阻之多暫寓新居朝夕相對之少使嫂氏踽踽之懷每勞介介之恩此小弟之平生餘恨也嗚呼無何之出祟謂是偶感而時適出外臨發入診則症勢少減在外三日聞患症之彌劇蒼黃而歸視氣已乏矣語已澁矣開睫視弟曰何其遲也平安還耶語畢而更無望矣嗚呼若知三日之內人事如是其變則弟何不自止其行勸藥餌而進粥飮

無使憾於生死之間也耶嗚呼先兄幽宅不叶堪輿稍下舉緬而同日時合厝神理人情庶或無憾耶琴瑟靜好一子陪侍承歡於先父母膝下倘復如在世之日也耶嗚乎慟矣有懷如山有淚如泉言不可窮文不可盡靈如有知庶賜歆格

祭亡室淑人豐壤趙氏文

嗚乎夫人柔順其性淑愼其德于歸吾門十有七年事舅姑而舅姑不戚戚待諸娰而諸娰常怡怡則夫人之孝且弟人無間矣處夫黨以誠信御婢僕以寡簡則夫人之德且仁人咸服矣至吾無似無一可取夫人承家

庭無違之訓佩古人順正之儀居處焉必使極其便食
飲焉必使適乎口我有心而夫人先度之我有事而夫
人先意之未嘗聞一言之忤未嘗見一事之違則夫人
之行比古之賢婦女士實無愧矣嗚呼夫人之生未及
半世喫盡無限苦海而未得一時好況者豈由於無似
而夫人亦飲恨於重泉矣粤自丙辰以後余不揆才擬
闈功名半在山半在京而計一年在家之時則不過爲
一朔或二朔矣夫婦相愛之情豈不有忡忡佇立之懷
而其積苦含辣夫人雖不言余豈不知也哉再昨秋余
將上京而夫人輒嗚咽淚語不忍作別於臨發之時余

雖動心而強以大言寬譬好辭責慰矣豈意吾行遲遲六朔於京地縣南北夢越江嶺春正徒去非余素志而亦有若使之然者歸未一旬遽爾至此嗚呼慟哉夫人前秋之淚其果千古之訣耶適來挈家來往高亭草田之間非爲生涯謀也亶由吾在外時多在家時少而草田再寓夫人實有辭焉余亦樂爲而移未數旬卽至於此或無乃移寓之非其所耶廿日得病四日解悅五日臯復其間救護豈不用極而時余新寓叔兄且在外外無相議之處內之中饋之人只吾一身內外奔走蒼黃急遽之際或無乃人事未盡於將護之節耶嗚呼夫人

嘗以未經痘疾爲一心上不病之病奔竄東西不暫間
於生涯無數年之安心常有不如死之言矣此言如昨
邇至於斯或無乃因此而爲自安之計耶以夫人之仁
而未得其壽以夫人之德而未享其福汨沒於十有餘
年之間而萬事雲空於三十四之春夫人之命耶此生
之無祥耶造物者之猜耶冤哉痛哉继在甲子不肖早
孤惟脊母氏在堂七耋筋力雖靜養將攝常患日衰而
自失夫人之後觸目增懷隨事生悲無辭可慰塞夫人
之所嘗承順於姑者在於盡孝而胡忍使吾老親憐割
傷生於望七之年也有若箇子女殆同覆巢之卵言之

聲咱見之淚先後日成就之責都在於渠父而爲渠父者尚恳不能爲父之道况自昨正以後父而兼母視父如母寒焉而必呼父飢焉而必呼父嗚呼夫人平日見人如此尚且有惻隱不忍之仁而胡忍捨弱子女奄然長逝而不之恤哉嗚呼百年偕老之約只止於十有七年幽明迥隔儀形永閟幽閒之態旎嬓之言時或得接於夢寐之間而幻也非真也使吾只增酸苦而已竊念夫人雖没而遺血有在倘能黙佑於冥冥之中俾有後日則夫人死而不死而於吾亦有藉手者矣是所望於夫人之靈吾亦以此而自慰也嗚乎前年此日以言慰

病今年此日以文侑靈以言而慰尚聞夫人之言而以文而侑只見素帷之淒然有懷千萬知之其誰有淚盈襟瀉之何益靈若不昧庶歆此盃而知某也之愈久不能忘也

祭亡室淑人居昌愼氏文

嗚呼淑人之質純而慤淑人之性柔而塞不事矯揉一以所受之天無餙於外不矜於內知之若不知不知謂不知歸吾二十餘年嘿之如啞守之如愚一不及家事之小大絶不言某人若彼某人若此這事爲是這事爲非二十年如一日蓋世間夫婦之際或有私評閭干於

人所不見不聞之地而惟淑人則寧受無知之譏而甘
作如愚之貌口無臧否而惟多言之是戒行無非儀而
惟自守之是篤則視世之諜諜以爲賢嘐嘐以爲智用
是敗家政而喪婦德不其賢且多乎故淑人實無出等
夷可表著者而吾所以獨知而心艷者職在於此嗚呼
一病支離二載沉緜而世多此病久而方瘳雖不無心
慮者存而其所以恃而無恐者謂多證驗於人矣豈意
漸入膏肓終至不起也哉若知人事之至此則我雖無
暇豈不朝夕存恤飲之食之俾安其卧床之日而無憾
於生死之間也耶嗚呼調絃卄載兩目不反則淑人生

可以無恨矣及其殁也夫子在傍而飯含之諸子拚屍而號擗之淑人之死可謂榮矣而最恨夫乳養一子年至成童而未能及弁不能安餉一日之滋味淑人亦應茹恨於宴冥之中矣嗚呼言不可以長靈如不昧庶知此心之不忘也

祭從子秉善文

嗚呼爾之棄我朞已周矣我之不汝見焉一歲有半于兹矣豈㝠之容清秀之儀愉順之音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則何日非思汝之日而後乎今許多日月見爾無期思簡無已余之悲汝寧有可窮之日耶嗚呼爾爲

吾家四世之胄而骨相非凡品之比學語而鄙悖之言不出能步而非禮之地不踐甫八九歲不作少兒輩嬉戲奄有老成人儀度教之以文而日見其就將語之以行而能解其當然孝悌忠信是汝十年日用而人不間於其間則荀氏之八龍不足多矣謝家之四樹不讓美矣吾所以期汝望汝果何如哉惜乎惜乎冤哉冤哉文足以起衰行足以範家而夫何神鬼多猜風燭奄過未展所蘊於世而使我抱此無窮之慟也耶嗚乎痛哉昨年之事可忍提乎可忍說乎汝之殁才一月伯氏又繼而奄逝天乎天乎此何忍哉一室無主四龕無嗣人皆

曰宋氏其已矣則死者雖無知生者之悲當作何如嫂氏叩擗之痛無辭以慰之汝婦號呼之冤無術以寬之以汝之孝且仁而其忍於此乎嗚呼汝有三子克秀而完人皆曰德翁也不死云爾而今年癘疾奄失其季是可忍也是可忍也汝何不默佑於冥冥之中而使生者復刃傷虎之腸也耶成就兩兒俾血爾後是爾叔之責而此身有係在家時少何以則可免襁褓之歸而成汝平生之志耶言之及此胃益塞而腸欲裂矣慟懷不可窮也言不可盡也爾其知耶不知耶

祭從子仁璉文

嗚乎人之生也脩短有命而一定於天耶氣數乖舛而人不能違耶抑下藥昧審症之方救疾失將護之宜耶以汝賦性之純厚持心之慈仁孰謂纔得不稱夫之年而遽折於一朝无妄之疾也耶嗚乎痛矣惟吾先兄宜器範識爲兄弟中最而累年貞疾壽才至不惑而終原隰之痛爲當何如而時汝克家幹蠱多能枯楊生稊鳳楫回津無孤寓棲遑之歎而有緒業克復之譽偏堂無戚戚之憂妻孥有怡怡之歡近而宗族稱之遠而朋友推之家業稍優二子克秀汝之能事可謂多矣爲汝叔期望之心每以文學之未克紹先業爲恨而今日所成

就者以此較彼猶有所低昂者存則余所以自慰於心
而以是爲少報先兄之資矣豈意少壯者先逝而使汝
老叔忍揮此不忍揮之淚也耶嗚呼痛矣爲叔爲姪人
孰無情而悶汝弱年險釁憐汝隻身零丁間或有疾則
我心先憂見或不楖則誨責先及專由於愛汝之深而
我亦老而無述者實多愧爲父兄之道而汝能替事我
隨事曲盡見我命蹇而悶切于心憐我髮白而憂形于
色及此衰暮叔姪相依之情顧當何如而天不弔我一
朝至斯至情痛惜曷有其極而冥途擿壇不足踰此生
餘日之踽涼嗚呼慟矣汝晚育若個子女乳下呱呱最

可悲憐不必濡筆重戚未瞑之魂而長兒爲人不凡賦
才超等今旣苗矣馴至穗實則大可以高門閭小可以
得令譽次兒才可以次之而湍水未決東西無分墨絲
楊岐正謂此兒之今日旣失賢父誘掖無人敎導成就
責不在他人而今我老矣筋力有所不堪假汝數年矣
其首而托爾後鳩家業而就之緒則一死雖悲而猶有
辭慰解於生死今焉已矣奈何奈何人之一死有生者
之所不免焉而積月床褥疾入膏肓則付之無奈猶可
無生者之恨矣胸滯心懣初不是不治難救之症而乍
愈旋加焉焉遑遑奄然而逝烏得無人事之憾而將不

爲千古結轖之恨也耶是則職由於爲汝叔而不能盡
慈覆之道也慟矣慟矣聞汝遺言則身後之地有所必
定千古之宅豈不欲從汝而堪輿有違更卜於先兄幽
宅之下揆以神理人情參以宅兆吉凶不其賢於高峰
堯山前後無驗之地乎汝可以陟降左右庶幾效乎日
未盡之孝矣嗚呼卽遠有期靈輀將發一木在室猶有
所彷彿而明日之後則深深厚土藏汝形而隔千古矣
將何日更接周旋之儀而聽其婉愉之音乎此生無奈
而老死常也吾之此行今可預卜何必重爲戚戚傷汝
難瞑之懷而損我垂盡之氣也耶嗚呼痛矣懷不窮而

言難盡文有盡而淚不渴倘以一酌慟哭而止靈如有知庶歆此盃而領我言也

祭仲子婦鐵城李氏文

嗚乎爾命果止於二十四而已乎明日果爾大歸之日乎爲汝舅而老我尚存爾何忍忙此行乎以汝夫而我兒猶壯爾何忍割其情乎爾之從吾兒六年于玆而吾所以艷歎子中者多矣疾言不出於口遽色不見於形無一非儀惟婦道是修和順積中敬戒無違能孝能友乃汝出自天性寬而又仁是汝日用之常矣人咸嘖嘖曰淑德哉若人云爾則吾之所以倚汝使汝果何如而

豈非常男婦之情而已哉嗚呼慟矣寃哉惜哉子往出分雖是秦人之俗而近世婦女之情亦惟是己吾見早失所恃氣子成就而自汝入門趂使分變則有有無無廢着條理而吾晚年滋味當如何哉手短性拙以至六年之久而不能辨得此一事使汝不能伸其才展其志而墊沒於家事亂麻之中是誰之咎也慟矣慟矣汝之病也吾豈無心而事多擾擾未及趂知而趂治病三日始知而猶以爲尋常偶感矣豈意此疾遽成難醫使我抱此無限慟恨也耶嗚呼爾有一乳其何忍捨之乎其何忍忘之乎汝之疾病時未嘗以一死字聞於吾耳而

心已自分托於汝夫妹曰此兒四歲歸養於滑陽云嗚呼其不言孝也其托子慈也孝且慈誰與儔也汝之皐復後吾始聞之而尤不勝椎抑而淚滂滂也嗚乎人之慈孝生死何異倘默佑於冥冥之中以血爾後則以汝之德且仁豈不昌大於後日耶吾所祝汝而慰汝者惟此而已嗚呼不見汝面不聞汝聲今已一月而爾之儀形從今永閟矣前去許多日月何日可忘何時不思有懷如山有淚如泉而廢事黃粱徒歸無益之悲噫其知耶不知耶

墓誌

先王考處士府君墓誌文

府君諱震復字來初姓宋氏貫礪山高麗進士諱惟翊郎始祖歷四世諱瑞官侍中諡正嘉爲分派之鼻祖五世將相燀赫爲勝國之大閥入 本朝諱允蕃官兵參贈吏判諱琠判羅州牧諱福山官漢城判尹諱叔琪官逸持平 贈吏參諱洗輝官司直燕山政亂避地于尚州之小谷子孫因居焉諱璠官副護軍諱亮號愚谷方伯薦孝行官叅奉主簿碩德重望大爲一時之所推士林俎豆之諱以鎮當壬辰日入之衝突負親而免禍入稱世其孝諱德溥號醉隱丙子天翻之後慨然有長往

之意隱德不出高祖諱頍成均生員曾祖諱之馨祖諱
邦聖考諱瑅妣鵝州申氏士人諱斗星之女以 肅廟
庚戌生府君于高志亭里第性剛嚴行正直不屑爲俗
儒嬛嬛之態以孝友爲本措諸事爲咸得其宜尤汲汲
於導引後生收養從兄之諸子訓迪若己出閨門之內
斬斬有儀度處族以睦每花樹交歡和氣融洩接人以
誠車轍常盈門庚子春景遭新齋之痛儀節多碍而一
遵於禮戚易備至嘗恨門戶之替宗事之細大無不管
攝以至孝院之移建齋宮之創始皆出於府君之苦心
血誠而猶以未克就緒爲臨絕時恨 英廟丁酉二月

二十一日終享年四十八葬于州南佳里坊先塋左麓
丑坐之原配清道金氏士人諱學聖之女有淑德懿範
小大事必承順府君意　肅廟丁未生　正廟癸丑正
月二十日殁壽六十七祔于府君墓左而坐向亦同有
一男五女男啓周女豐壤趙勛然豐山柳光汶安東權
迪開城高在極光山盧弘敬啓周娶興陽李禧遠之女
生四男奎喆奎赫奎頊奎弼甲戌文科今持平趙勛然
生二男二女男述闓述現女竺山全　全州崔雲
柳光汶生二男一女男家春序春女眞城李五秀權迪
生一男大永高在極生一男二女男大亨女順天金

豐山柳茛春盧弘敬不育奎喆生一男二女男秉善
有文學而夭女驪江李在永仁川蔡周海秉善生二男
一女男鎭遠癸卯生員鎭洙女廣州李以鐸奎赫生二
男箕璉翼璉箕璉生一男二女未弁未笄翼璉生二男
鎭河餘未弁奎彚生一男二女男仁璉女豐山柳道璸
玉山張間樞仁璉生二男一女男鎭熙餘未弁女義城
金遠祜奎弼生四男一女男鼎璉灝璉觀璉恭璉女金
林洪禹標鼎璉生四男一女男鎭澤鎭海餘未弁女宣
城李秉秀頤璉生四男鎭瀰餘未弁觀璉生一男鎭明
恭璉生一男一女皆幼府君下世迄爲七十餘年而幽

窀穸無誌爲子孫之尋常痛恨而不肖生晚未及目業畧
述其所聞於家庭者泣血謹書

先考處士府君墓誌文

府君諱啓周字士茂姓宋氏貫礪山高麗進士諱惟翊
爲始祖歷四世諱瑞官侍中謚正嘉五世將相煇赫爲
勝國之大閥入 本朝諱允蕃官兵參 贈吏判諱瑛
判羅州牧諱福山官漢城判尹諱叔琪逸持平 贈吏
參諱洗輝司直燕山政亂避地于尚州之小谷子孫因
居焉諱璿副護軍諱亮號愚谷方伯薦孝行官參奉主
簿碩德重望大爲一時之所推士林俎豆之諱以鎭當

壬辰日人之衝突負親而免禍人稱世其孝諱德溥號
醉隱崇禎丙子後慨然有長往之志隱德不出諱頫成
均生員高祖諱之馨曾祖諱邦聖祖諱瓊考諱震復倜
儻有志而不幸中途時人惜之妣清道金氏士人諱學
聖之女以　英廟辛未生府君于高志亭里第卒于
純廟甲子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四王考育一男五
女府君序居一自幼多疾王考未嘗以一子多疾而弛
其義方府君性柔和醇謹洞屬承志故自在髫齔已有
成人儀竟就其德器爲人所推詡丁酉爲觀增廣試作
三百里有方之遊王府君時尚康旺臨場忽心驚因卽

徑歸王府君方患無何病已革矣擧家驚其忽至遠近
聞之者咸嗟異之以爲黔婁之孝復見於今矣及遭艱
呼擗幾不能支送終諸節無一毫遺憾承祭悲慕如祖
括時而必致誠慤友于五妹俾各安養未嘗間善懷之
言睦于宗族憂樂與同接人推誠毋論親疎一不事表襮
而各得其歡心焉嗚呼府君以惸孑一身丁家務之叢
脞不遑於究索硏攻之業負素期而還顯揚壽才過不
稱矣而竟沉抑以終不肖輩之茹痛含冤豈但終天之
感而已哉若其潛光幽德之政一家而推百行者已塗
於時人之耳目不肖何敢贅也炭齋李公堯臣輓曰凶

音一過功城路知不知間滂自揮舊堂趙公虎然乾曰
最樂東平事春光滿室中諸名勝之文以吳者甚衆而
所以究惜而歆艶者皆與二公無異則此實錄也亦足
徵於百世之下也耶配興陽李氏月澗先生諱㙉六世
孫諱禧遠之女也生長於詩禮家歸于府君配德無違
事舅姑奉蘋藻體府君而益其誠孝導諸子不以慈掩
義不肖輩之不至大愆得齒士流以先妣之兼父敎也
英廟戊辰生　純廟癸未六月十四日歿壽七十六占
墓在善山府西木多山東麓佳桃院村後子坐原始府
君衣冠之藏權奉於州南佳里坊先王考府君塋下壬

辰十月十八日移而合厝于先妣塋壙右有四男奎喆
奎赫奎頭奎弼甲戌文科今持平奎喆一男二女男秉
善有才無年女驪江李在永仁川蔡周海奎赫二男箕
璉翼璉奎頭一男二女男仁璉女豐山柳道璜玉山張
闓樞奎弼四男一女男鼎璉頤璉觀璉恭璉女金林洪
禹標秉善二男一女男鎮遠癸卯生員鎮洙女廣州李
以鐸仁璉二男一女男鎮熙餘未弁女義城金遠楨鼎
璉四男一女男鎮澤鎮海餘未弁女宣城李秉秀顥璉
四男鎮濂餘未弁箕璉一男二女未弁翼璉二男鎮
河餘未弁觀璉一男鎮明恭璉一男一女皆幼鎮遠二

男一女皆幼鎭洙二男一女皆幼鎭澤一男幼鎭河一男幼鎭瀟一女幼府君下世已過四十年所而迄無幽竁之誌若荏苒以過則不可知者世故也人事也深懼其湮没無傳略記其平日過庭之餘泣血以遺後